元史

歸安姚氏咫進齋藏書

長興張林憲題

張林憲印
咫進齋

中國古籍

孝友傳第一

通志一百六十七

晉史始立孝友傳宋齊周隋曰孝義梁陳
孝行後魏曰孝感今總曰孝友東漢雖不
命然毛義一卷而其事已具其中故取之以
冠此篇之首又自宋以下離其義行者爲一
宗以附各代孝友之後庶有別云

後漢孝友

毛義　薛包

劉平 王望 王扶　趙孝 王琳 車威　魏譚 兒萌

淳于恭　江革
劉般子愷　周磐蔡順
趙咨

晉孝友

李密　盛彥
夏方　王裒
許孜子生　庾衮
孫晷　顏含
劉殷　王延
王談　桑虞
何琦　[illegible]

宋孝友

劉[illegible]　賈恩
[illegible]　潘[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孫棘 孫元妻許 錢延慶

羅平川

宋

顧世期

耕 嚴成 王道基

廣之

范叔

齊

江

江 [illegible]

蕭矯

翼

梁公濟妻姚氏 范法

公孫僧遠

孫淡

吳興

童恕之

解叔謙 宗元瓜 曾康祐 謝昌寓

華寶 薛八生 劉懷胤

庾震 朱文濟 臣昕

韓靈敏

劉渢 弟諫 柳叔夜

吳達之 蔡景雲 何伯璵

王文殊

樂順之 弟預 沈昇之

杜栖 剡縣小兒

江泌

庾道愍

齊義行

韓係伯 聞公夏

封延伯 陳玄子 邵榮興 文獻叔 徐生之 范安祖 李聖侑 范道根 譚弘寶 何弘 陽景顯 王續祖 郝道福

洪濟侯

滕曇恭 徐普濟 張悌 劉霽

劉曇淨 何炯

庾黔婁 陶季直

沈崇傃 荀匠

吉翁 甄恬

趙拔扈 韓懷明

褚脩 張昌仁 宛陵女子 王整之 劉景昕

陶子鍇 成景儁

李慶緒 謝藺

更少彌 江紹

陳法武

殷不害 弟不佞 謝貞

司馬高 子延義 張昭 弟乾 王知玄

後魏孝友

趙琰 長孫憲

乞伏保　孫益德
董洛生　楊引
閻元明 令狐仕 董西潭 皇甫效　吳悉達 崔承宗
王續生　李顯達
倉峻　張昇
王崇　郭文恭
[illegible]
石文德 趙令安 孟蘭　馬八龍
文門愛　石祖興

邵洪哲　李九
王閭
北齊浮支 北齊不立此傳今取陸印附此
陸印
周浮支
杜叔毗　荆可
秦族　皇甫遐
張元
隋孝友

田德懋　薛濬
王頒　田冀
楊慶　紐因 子士雄
劉仕儁　翟普林
李德饒　華秋
徐孝肅

隋義行

郎方貴　郭世儁

後漢

毛義字少節廬江人世家貧以孝行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後數辟公府爲縣令進退必以禮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嘆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斯蓋所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者也

建初中章帝下詔褒寵義賜穀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壽終于家

薛包字孟嘗汝南人也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歐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而入灑埽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著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建光中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性恬虛稱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年八十餘以壽終

劉平字公子楚郡彭城人也本名曠顯宗時改為平王莽時為郡吏守蕃亭長政教大行其後每屬縣有劇賊輒令平守之所至皆理由是一郡稱其能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為賊所殺其後賊復忽然而至平扶侍其母奔走逃難仲遺腹文始一歲平抱仲文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以絕類遂去不顧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逢餓賊將烹之平叩頭曰今旦為老母求菜老母待曠為命願得先歸食母

畢還就死因涕泣賊見其至誠哀而遣之平還既食母
訖因白母曰屬與賊期義不可欺遂還詣賊衆皆大驚
相謂曰嘗聞烈士乃今見之子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
得全建武初平狄將軍龐萌反於彭城攻敗郡守孫萌
平時復爲郡吏冒白刃伏萌身上被十創困頓不知所
爲號泣請曰願以身代府君賊乃斂兵止曰此義士也
勿殺遂解去萌傷甚氣絶有頃縣渴求飲平傾其創血
以飲之後數日萌竟死平乃裹創扶送萌喪至其本縣
後舉孝廉拜濟陰郡丞太守劉育甚重之任以郡職上

書薦平會平遭父喪去官服闋拜全椒長政有恩惠百
姓懷感人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太守行部獄
無繫囚人自以得所不知所問唯班詔書而去後以病
免顯宗初尚書僕射鍾離意上書薦平及琅邪王望東
萊王扶皆脩身行義應在朝次有詔徵平等特賜辦裝
錢至皆拜議郎並數引見平再遷侍中永平三年拜宗
正數薦達名士承宮郗佬等在位八年以老病上疏乞
骸骨卒於家王望字慈卿客授會稽自議郎遷青州刺
史甚有威名是時州郡災旱百姓窮荒望行部道見飢

者裸行草食五百餘人愍然哀之因以便宜出所在布粟給其廩糧爲作褐衣事畢上言帝以望不先表請章示百官詳議其罪時公卿皆以爲望之專命法有常條鍾離意獨曰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稟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之義以爲美談今望懷義忘罪當仁不讓若繩之以法忽其本情將乖聖朝愛育之旨帝嘉意議赦而不罪王扶字子元掖人也少脩節行客居琅邪不其縣所止聚落化其德國相張宗詣請不應欲彊致之遂杖策歸鄉里連請固病不起太傅鄧禹辟不至後拜議郎會

見恂恂似不能言然性恢正可以非義當世高之永平中臨邑侯劉復著漢德頌盛稱扶爲名臣云

趙孝字長平沛國蘄人也父岳王莽時爲田禾將軍任孝爲郎每告歸常白衣步擔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以有長者客止洒待之孝既至不自名亭長不肯納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及亂人相食孝弟禮爲餓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肥飽賊大驚並放之謂曰可日更持米糒來孝求不

能得復報賊願就烹衆異之後
辟召進退必以禮舉孝廉不應
聞其行詔拜諫議大夫遷侍中
爲御史中丞禮亦恭謙行已類
欲龍異之詔禮十日一就衛尉
對盡歡數年禮卒帝令孝從官
以衛尉賜告歸卒于家孝無子
有王琳巨尉者年十餘歲喪父
琳兄弟獨守冢廬號泣不絕弟
琳白縛請先李死賊矜而放遣
徒府薦士而退琅邪魏譚少聞
輩數十人皆束縛以次當享賊
暮輒就縛賊有夷長公特哀念
皆應就食急從此去對曰譚爲
皆茹草菜不如令長我長公義之
永平中爲主家令又齊國兒萌
人兄弟並見執於赤眉將食之
亦哀而兩釋焉

不害鄉黨服其義州郡
永平中辟太尉府顯宗
又遷長樂衛尉復徵禮
於孝帝嘉其兄弟薦行
府大官送供具令共相
蜀送喪歸葬後歲餘復
拜禮兩子爲郎時汝南
因遭大亂百姓奔逃唯
季出遇赤眉將爲所捕
出是顯名鄉邑後辟司
計密解其縛語曰汝曹
明君爨恒得遺餘餘人
皆曉赦遣並得俱免譚
明梁郡車成子威二
明成叩頭乞以身代賊

淳于恭字孟孫北海淳于人也
名家有山田果樹人或侵盜輒
苦說老子清靜不慕榮
利爲收採又見偷刈禾
苦恭愈其愧恥因伏草中盜主
乃起里落化之王莽末
歲饑兵起恭兄崇將爲賊所盲
恭請代得俱免後崇卒
恭養孤幼教誨學問有不如法
輒反用杖自箠以感悟
之兒慙而改過初遭賊寇百姓
事農桑恭常獨力田耕
鄉人止之曰時方淆亂死生未分何空自苦爲恭曰縱我
不得他人何傷墾耨不輟後州郡連召不應遂幽居養
志潛於山澤舉動周旋必由禮度建武中郡舉孝廉司
空辟皆不應客隱琅邪黔陬山遂數十年建初元年肅
宗下詔美恭素行告郡賜帛二十匹遣詣公車除爲議
郎引見極日訪以政事遷侍中騎都尉禮待甚優其所薦
名賢無不徵用進對陳政皆本道德帝與之言未嘗不
稱善五年病篤使者存問卒於官詔書褒歎賜穀千斛
刻石表閭除子孝爲太子舍人
江革字次翁齊國臨淄人也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
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阻險常採拾以爲養數
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款

有足感動人者賊以是不忍犯之或乃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於難華轉客下邳窮貧裸跣行傭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建武末年與母歸鄉里每至歲時縣當案比華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太守常備禮召華以母老不應及母終至性殆滅常寢伏冢廬服竟不忍除郡守遣丞掾釋服因請以爲吏永平初舉孝廉爲郎補楚太僕月餘自劾去楚王英馳遣官屬追之遂不肯還復使中傳贈送辭不受後數應三公命輒去建初初太尉牟融舉賢良方正再遷司空長史肅宗甚崇禮之遷五官中郎將每朝會帝常使虎賁扶侍及進拜恒用禮焉時有疾不會輒太官送醪膳恩寵有殊於是京師貴戚衛尉馬廖侍中竇憲慕其行各奉書致禮華無所報受帝聞而益善之後上書乞骸骨轉拜諫議大夫賜告歸因謝病稱篤元和中天子思華至行制詔齊相以縣見穀千斛賜巨孝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以終厥身如有不幸祠以牢由是巨孝之稱行於天下及卒詔復賜穀千斛

劉般字伯興宣帝之玄孫也宣帝封子顯於楚是爲孝

王孝王生思王衍衍生王紆紆生般自嚭至般積累仁
義世有名節而紆尤慈篤早失母同產弟原鄉侯平尚
幼紆親自鞠養常與共卧起飲食及成人未嘗離左右
平病卒紆哭泣嘔血數月亦歿初紆襲王封因值王莽
簒位廢爲庶人因家於彭城般數歲而孤獨與母居王
莽敗天下亂太夫人聞更始即位乃將般俱奔長安會
更始敗復與般轉側兵革中西行上隴遂流離至武威
般雖尚少而篤志脩行講誦不怠其母及諸舅以爲身
寄絕域死生未必不宜苦精神若此數以曉般猶不改
其業建武八年隗囂敗河西始通般即將家屬東至洛陽
脩經學於師門明年光武下詔封般爲菑丘侯奉孝王
祀使就國後以國屬楚王徙封杼秋侯十九年行幸沛
詔問郡中諸侯行能太守薦言般束脩至行爲諸侯師
帝聞而嘉之乃賜般緡錢百萬繒二百匹二十年復與
車駕會沛因從還洛陽賜穀什物留爲侍祠侯永平元
年以國屬沛徙封居巢侯復隨諸侯就國數年揚州刺
史觀恂薦般在國口無擇言行無怨惡宜蒙旌顯顯宗
嘉之十年徵般行執金吾事從至南陽還爲朝侯明年

兼屯騎校尉時五校官顯職閑而府寺寬敞輿服光麗
侈巧畢給故多以宗室肺腑之親每行幸郡國般常將
長水胡騎從帝嘗欲置常平倉公卿議者多以為便
般對以常平倉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
因緣為姦小民不能得其平買之不便帝乃止先是時
下令禁民二業又以郡國牛疫遣使區種增耕而吏下
檢括多失其實百姓患之般上言郡國以官禁一業至有
田者不得漁捕今濱江湖郡率少蠶桑民資漁採以助口
實且以冬春閑月不妨農事今禁獵之利為田除害有助
穀食無關二業也又郡國以牛疫水旱墾田多減故詔
勑區種增進頃畝以為民也而吏舉度田欲令多前至
於不種之處亦通為租可申勑刺史二千石務令實覈
其有增加皆使與奪田同罪帝悉從之肅宗即位以為
長樂少府建初二年遷宗正般妻卒厚加賻贈及賜冢
塋地於顯節陵下般在位數言政事其取恤九族行義
尤著時人稱之年六十建初三年卒子憲嗣憲卒子重
嗣憲兄愷字伯豫以當襲般爵讓與弟憲遁逃避封久
之章和中有司奏請絕愷國肅宗美其義特優假之愷

猶不出積十餘歲至永元十年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
上書引前世扶陽侯韋玄成及近代陵陽侯丁鴻鄱侯
鄧彪事乞蒙矜宥全其先功以增聖朝尚德之美和帝
納之詔聽憲嗣爵乃徵愷拜爲郎稍遷侍中愷之入朝
在位者莫不仰其風行遷步兵校尉十三年遷宗正免
復拜侍中遷長水校尉永初元年代周章爲太常愷性
篤古貴處士每有徵舉必先嚴究論議弘正辭氣高雅
永初六年代張敏爲司空元初三年代夏勤爲司徒舊制
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內外衆職並廢喪

禮元初中鄧太后詔長吏以下不爲親行服者不得典
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議者以爲
不便愷獨議曰詔書所以爲制服之科者蓋崇化厲俗
以弘孝道也今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職在
辯章百姓宣美風化尤宜尊重典禮以身先之而議者
不尋其端至於牧守則云不宜是猶濁其源而望流清
曲其形而望景直不可得也太后從之時征西校尉任
尚以姦利被徵抵罪尚嘗副大將軍鄧騭騭黨護之而太
尉馬英司空李郃承望騭旨不復究請即獨解尚臧錮愷

不肯與議後尚書宮安尹其事二府並受譴咎朝廷以此稱之視事五歲永寧元年稱病上書致仕有詔優許焉加賜錢三十萬以千石祿歸養河南尹常以歲八月致羊酒時安帝始親政事朝廷多稱愷之德帝乃遣問起居厚加賞賜會馬英等罪能尚書陳忠上疏薦愷沈重淵懿道德博備宜復序上司以厭衆望詔引愷拜太尉安帝初清河相叔孫光坐臧抵罪遂增錮二世釁及其子是時居延都尉范邠復犯臧罪詔下三公廷尉議司徒楊震司空陳褒廷尉張皓議依光比愷獨以爲春秋之義善

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於善也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如今使臧吏禁錮子孫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意也有詔太尉議是視事三年以疾乞骸骨久乃許之下河南禮秩如前歲餘卒于家詔使者護喪事賜東園祕器錢五十萬布千匹少子茂字叔盛亦好禮讓歷位出納桓帝時爲司空會司隸校尉李膺等抵罪而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瓆下獄當死茂與太尉陳蕃司徒劉矩上書訟之帝不悅有司承旨劾奏三公茂遂坐免靈帝建寧中復爲太中大夫卒於官

周磐字堅伯汝南安城人徵士燮之宗也祖父業建武
初爲天水太守磐少遊京師學古文尚書洪範五行左
氏傳好禮有行非典籍不言諸儒宗之居貧養母儉薄
不充常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嘆乃解韋帶就孝
廉之舉和帝初拜郎謁者除任城長遷陽夏重合令頻歷
三城皆有惠政後思母棄官還鄉里及母歿哀至幾於
毀滅服終遂廬於墓旁側教授門徒常千人公府三辟皆
以有道特徵磐語女文人曰昔方回支父嗇神養和不以
榮利滑其生術吾翔已殁矣從物何爲遂不應建光元年
年七十三歲朝會集諸生講論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
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奥既而長嘆豈
吾齒之盡乎若命終之日桐棺足以周身外椁足以周
棺斂形懸封濯衣幅巾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并
刀筆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聖道其月望日無病忽終
學者以爲知命焉磐同郡蔡順字君仲亦以至孝稱少
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順
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
悟汝耳母年九十以壽終未及得葬里中災火將逼其

舍順抱伏棺柩號哭叫天火遂越燒他室順獨得免太守韓崇召爲東閤祭酒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順輒圍冢泣曰順在此崇聞之輒爲全車馬到墓所後太守鮑衆舉孝廉順不能遠離墳墓遂不就年八十卒于家

趙咨字文楚東郡燕人也父暢爲博士咨少孤有孝行州郡召舉孝廉並不就延熹元年大司農陳蕃舉咨至孝有道仍遷博士靈帝初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宦者所誅咨乃謝病去太尉楊賜特辟使篤而出入請與議議舉高第累遷敦煌太守以病免還躬率子孫耕農爲養盜嘗夜往劫之咨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盜因請爲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物餘一無所請盜皆慙歎跪而辭曰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畢奔出咨追以物與之不及由此益知名徵拜議郎辭疾不到詔書切讓州郡以禮發遣前後再三不得已應召復拜東海相之官道經滎陽滎陽令敦煌曹暠咨之故孝廉也迎路候謁咨不爲留暠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爲天下

笑即棄印綬逕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其爲時人所貴如此咨在官清簡計日受奉豪黨畏其儉節視事三年以疾自乞徵拜議郎抗疾京師將終告其故吏朱祇蕭建等使薄殮素棺藉以黃壤欲令速朽早歸后土不聽子孫改之乃遺書勑其子胤令制坎但足容棺椁歸即葬平地無墳勿卜時日葬無設奠勿留墓側無起封樹不必有改有乖吾志朱祇蕭建送喪到家胤不忍父體與土并合欲更改殯祇建譬以顧命於是奉行時咨明達

晉

李密字令伯犍爲武陽人也一名虔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密時年數歲感戀彌至烝烝之性遂以成疾祖母劉氏躬自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劉氏有疾則涕泣側息未嘗解衣飲膳湯藥必先嘗後進有暇則講學志疲而師事譙周周門人方之游夏少仕蜀爲郎數使吳有才辯吳人稱之蜀平泰始初詔徵爲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高無人奉養遂不應命乃上疏曰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

臣孤弱躬見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辛苦至
于成立旣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
朞功彊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孑立形影相
弔而劉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自奉
聖朝浴沐淸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
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明詔特下拜臣郎中
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陨首所
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
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
則劉病日篤苟徇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
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卹況臣孤
苦尪羸之極且臣少仕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
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殊私豈
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
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
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私情區區不敢棄遠臣
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
陛下之日長而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

臣之辛苦非但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之所明知皇天后土實所覽見伏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身死當結草帝覽之曰士之有名不虛然哉乃停召後劉終服闋復以洗馬徵至洛陽司空張華問之曰安樂公何如密曰可次齊桓華問其故對曰齊桓得管仲而霸用豎刁而蟲流安樂公得諸葛亮而抗魏任黃皓而喪國是知成敗一也次問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皐陶相與語故得簡大雅誥與凡人言宜碎孔明與言者無已敵言教是以碎耳華善之出為溫令而憎疾從事嘗與人書曰慶父不死魯難未從事白其書司隸司隸以密在縣清慎弗之劾也密有才能常望內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及賜餞東堂詔普令賦詩密詩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武帝忿之於是都官從事奏免密官後卒於家二子賜興

賜字宗石少能屬文嘗為玄鳥賦詞甚美州辟別駕舉秀才未行而終興字儁石亦有文才刺史羅尚辟別駕尚為李雄所攻使興詣鎮南將軍劉弘求救興因願留

爲弘參軍而不還尚白弘弘即奪其手版而遣之興之在弘府弘立諸葛孔明羊叔子碣使興俱爲之文甚有辭理

盛彥字翁子廣陵人也少有異才年八歲詣吳太尉戴昌昌贈詩以觀之彥於坐答之辭甚慷慨母王氏因疾失明彥每言未嘗不流涕遂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嚐之母既病久至於婢使數見捶撻婢忿恨伺彥蹔行取蠐螬炙飴之母食以爲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絕而復蘇母目豁然即開從此遂愈

彥仕吳至中書侍郎吳平陸雲薦之於刺史周浚本邑大中正劉頌又舉彥爲小中正太康中卒

夏方字文正會稽永興人也家遭疫癘父母伯叔群從死者十三人方年十四夜則號哭晝則負土十有七載葬送得畢因廬于墓側種植松栢鳥獸馴擾于旁吳時拜仁義都尉累遷五官中郎將朝會未嘗棄車行必讓路吳平除高山令百姓有罪應加捶撻者方向之涕泣而不加罪大小莫敢犯焉在官三年州舉秀才還家卒年八十七

王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也祖脩有名魏世父儀直亮雅直爲文帝司馬東關之役帝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引出斬之裒少立操尚行已以禮身長八尺四寸容貌絕異音聲清亮辭氣雅正博學多能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栢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側曰裒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營蚊虻噆肌不驅

助之者不聽諸生密爲刈麥裒遂棄之知舊有致遺者皆不受門人爲本縣所役告裒求屬令裒曰鄉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鄉屬之何益且吾不執筆已四十年矣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草屩送所役至到縣門徒隨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爲詣已整衣出迎之裒乃下道至土牛旁磬折而立云門生爲縣所役敢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之一縣以爲恥鄉人管彥少有才而未知名裒獨以爲必當自達拔而友之男安

各始生便共許爲婚彥後爲西夷校尉卒而葬於洛陽
襃後更嫁其女彥弟馥問襃襃曰吾薄志畢願山藪昔
嫁姊妹皆遠吉凶斷絕每以此自誓今賢兄子葬父於
洛陽此則京邑之人也豈吾結好之本意哉馥曰嫂齊
人也當還臨淄襃曰安有葬父河南而隨母還齊用意
如此何婚之有也海邴春少立志操寒苦自居負笈游
學鄉邑僉以爲邴原復出襃以性險狹慕名終必不
成其後春果無行學業不終有識以此歸之襃常以爲
人之所行期於富歸善道何必以所能而責人所不能

及洛京傾覆寇盜蜂起親族悉欲移渡江東襃戀墳
壟不去賊大盛方行猶思慕不能進遂爲賊所害
許孜字季義東陽吳寧人也孝友恭讓敏而好學年二
十師事豫章太守會稽孔沖受詩書禮易及孝經論語
學竟還鄉里沖在郡喪亡孜聞問盡哀負擔奔赴送喪
還會稽蔬食執役制服三年俄而二親沒柴毀骨立杖
而能起建墓於縣之東山躬自負土不受鄉人之助或
感孜羸憊苦求來助孜晝則不逆夜便除之每一悲號
鳥獸翔集孜以方營大功乃棄其妻鎮宿墓所列植松

稻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松栽孜慈嘆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爲猛獸所殺置於所犯栽下孜悵惋不已乃爲作冢埋於隧側猛獸即於孜前自撲而死孜益嘆息又取埋之自後樹木茲茂而無犯者積二十年孜乃更娶妻立宅墓次烝烝朝夕奉亡如存鷹鷂栖其梁檐鹿與猛獸擾其庭圃交頸同遊不相搏噬元康中郡察孝廉不起巾褐終身年八十餘卒于家邑人號其居爲孝順里咸康中太守張虞上疏言孜孝行宜所希遠宜標其令跡甄其後嗣以疇既往以將來尋有詔旌表門閭蠲復子孫其子生亦有孝行圖孜像於堂朝夕拜焉

庾衮字叔褒明穆皇后伯父也少篤勤儉篤學好問事親以孝稱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癘氣方熾衮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衮獨留不去諸父兄彊之乃曰衮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瘥衮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始疑疫癘之不相染也初衮諸父並貴盛惟父獨守貧約衮躬親稼穡以

給供養而執事勤恪與弟子樹籬跪以授條或曰今在
隱屏先生何恭之過袞曰幽顯易操非君子之志也父
亡作營賣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無所食對曰母食不
甘袞將何居母感而安之袞前妻荀氏繼室樂氏皆官
族富室及適袞棄華麗散資財與袞共安貧苦相敬如
賓母終服喪居于墓側歲大饑藜藿不糝門人欲進其
飯者而袞每曰已食莫敢爲設及麥熟穫者已畢而採
捃尚多袞乃引其羣子以退曰待其閒及其捃也不曲
行不旁掇蹠而把之則亦大獲又與邑人入山拾橡分夷

險序長幼推易居難禮無違者或有斬其墓栢莫知其
誰乃召鄰人集之于墓而自責焉因叩頭泣涕謝祖禰
曰德之不脩不能庇先人之樹袞之罪也父老咸亦爲
之垂涕自後人莫之犯撫諸孤以慈奉諸寡以仁事加
於厚而教之義方使長者體其行幼者忘其孤孤甥郭
秀比諸子姪衣食而每先之孤兄女曰芳將嫁美服既
具袞乃刈荆苕爲箕箒召諸子集之于堂男女以班命
芳曰芳乎汝少孤汝豫汝遂不汝疵瑕今汝適人將事
舅姑灑埽庭內婦之道也故賜汝以此匪器之爲美欲

汝之溫恭朝夕雖休勿休也而以舊宅與其長兄子賡翁及翁卒袞哀其早孤痛其成人而未娶乃撫柩長號哀感行路聞者莫不垂涕初袞父諴袞以酒每醉輒自責曰予廢先父之誡其何以訓人乃於父墓前自杖三十鄰人褚德逸者善事其親老而不倦袞每拜之嘗與諸兄過邑人陳準兄弟諸兄友之皆拜其母袞獨不拜準弟徽曰子不拜吾親何袞曰未知所以拜也夫拜人之親者將自同於人之子也其義至重袞敢輕之乎遂不拜準徽嘆曰古有亮直之士君近之矣君若當朝則社稷

之臣與君若握兵臨大節孰能奪之方今徵聘君實且之於是鄉黨薦之州郡交命察孝廉舉秀才清白異行皆不降志世遂號之為異行元康末潁川太守召為功曹袞服造役之衣杖鍤荷斧不俟駕而行曰請受下夫之役太守飾車而迎袞逡巡辭退請從行入郡將命者遂逼扶升車納於功曹舍既而袞自取已車而寢處焉形雖恭而神有不可動之色太守知其不可屈乃嘆曰非常士也吾何以降之厚為之禮而遣焉齊王冏之唱義也張泓等肆掠于陽翟袞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

禹山是時百姓安寧未知戰守之事袞曰孔子云不教而戰是謂棄之乃集諸群士而謀曰二三君子相與處於險將以安保親尊全妻孥也古人有言千人聚而不以一人爲主不散則亂矣將若之何衆曰善今日之主非君而誰袞嘿然有間乃言曰古人急病讓夷不敢逃難然人之立主貴從其命也乃誓之曰無恃險無怙亂無暴鄰無抽屋無樵採人所植無謀非德無犯非義勠力一心同卹危難衆咸從之於是峻險阨杜蹊徑脩壁塢樹藩障考功庸計丈尺均勞逸通有無繕完器備量力任能物應其宜使邑推其長里推其賢而身率之分數既明號令不二上下有禮少長有儀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及賊至袞乃勒部曲整行陣皆持滿而勿發賊挑戰罵然不動且辭焉賊服其慎而畏其整是以皆退如是者三時人語曰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其庾冀行乎及囚歸于京師踰年不朝袞曰晉室卑矣寇難將興乃攜其妻子適林慮山事其新鄉如其故鄉言忠信行篤敬比及朞年而林慮之人歸之咸曰庾賢及石勒攻林慮父老謀曰此有大頭山九州之絶險也上有古人遺跡

可共保之惠帝還長安袞乃相與登大頭山而因於其下穀未熟食木實餌石蘂同保安之有終焉之志及將收穫命子忱與之下山中塗目眩瞀墜崖而卒同保赴哭曰天乎獨不可舍我賢乎袞學通詩書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尊事耆老惠訓蒙幼臨人之喪必盡哀會人之葬必躬築勞則先之逸則後之言必行之行必安之是以宗族鄉黨莫不崇仰門人感慕爲之樹碑焉有四子忱蔑澤裾在澤生故名澤因裾生故曰裾蔑後南渡江中興初爲侍中蔑生願安成太守

孫晷字文度吳國富春人吳伏波將軍秀之曾孫也晷爲兒童未嘗被呵怒顧榮見而稱之謂其外祖薛兼曰此兒神用清審志氣貞立非常童也及長恭孝清約學識有理義每獨處幽闇之中谷立瞻望未嘗傾邪雖侯家豐厚而晷常布衣蔬食躬執壟畝誦詠不廢欣然獨得父母愍其如此欲加優饒而晷興夜寐無暫懈也父母起居嘗饌雖諸兄親饋而晷不離左右富春車道既少動經江川父難於風波每行乘監輿晷躬自扶持所詣之處則於門外樹下藩屏之間憩息初不令主人知之

兄嘗篤疾經年晷躬自扶持藥
山水祈求懇至而聞人之善欣若
失見人飢寒並周贍之鄉里贈遺
者數人恒往來告索人多厭慢之
則與同食食則與同器或解衣推
貴人有生刈其稻者晷見而避之
送與之鄉鄰感愧莫復侵犯會稽
世之風晷欽其德娉喜弟預女爲妻
與晷同志時人號爲梁鴻 八歸濟陽

甘苦必經心目跋涉
得聞人之惡慘若有
無所受親親有窮老
晷見之欣敬逾甚寒
以郵之時年饑穀
去而出既而自刈
喜隱居海隅有高
喜戒女棄華尚素
惇少有高操聞

晷學行過人自東陽往崇仁之始面便
別司空何充爲揚州牧檄晷爲主簿
屬並不就尚書張闓明州土之望表
卒時年三十八朝野嗟痛之晷未
草屨不通姓字徑入撫柩而哭哀
止便出容貌甚清眼瞳又方門者
直去不顧同郡顧和等百餘人數
測也

終日譚宴結鬱而
司徒蔡謨辟爲掾
薦晷公車特徵會
大斂有一老父縕袍
慷慨感于左右哭
日之喪主恠而追焉
神貌有異而莫之
予中父默汝陰太守

顏含字弘都琅邪莘人也祖欽給

含少有操行以孝聞兄畿咸寧[illegible]得疾就醫自療遂死於醫家家人迓喪旐每繞樹[illegible]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繩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illegible]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活慎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illegible]可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今但欲還家不爾葬也旐[illegible]解及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婦頗說之[illegible]夕母及家人又夢之即欲開棺而父不聽含時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動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乃共發棺果有生驗以手刮棺指爪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矣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闔家營視頓廢生業雖在母妻不能無倦矣含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石崇重含淳行贈以甘旨含謝而不受或問其故答曰病者綿昧生理未全既不能進嚼又未識人惠若當繆留豈施者之意也畿竟不起含二親既終兩兄繼沒次嫂樊氏因病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奉養每日自嘗省藥饌察問息耗必簪屨束帶醫人疏方應須髯蛇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歎累時當晝獨坐忽有青衣童子年可十

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蛇膽也童子逡巡出户化
成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即愈由是著名本州辟不
就東海王越以爲太傅參軍出補閬陽令元帝初鎮下
邳復命爲參軍過江以含爲上虞令轉王國郎中丞相
東閤祭酒出爲東陽太守東宮初建含以儒素篤行補
太子中庶子遷黄門侍郎本州大中正歷散騎常侍大
司農豫討蘇峻功封西平縣侯拜侍中除吳郡太守王
導問含曰卿今莅名郡政將何先答曰王師歲動編户
虛耗南北權豪競招游食國弊家豐執事之憂且當
懲之勢門使反田桑數年之間欲令戶給人足加其禮樂
俟之明宰含所歷簡而有恩明而能斷然以威御下導
歎曰顔公在事吳人斂手矣未之官復爲侍中尋除國
子祭酒加散騎常侍遷光禄勳以年老遜位成帝美其
素行就加光禄大夫門施行馬賜牀帳被褥勑太官四
時致膳固辭不受于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名位降
重百僚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於含含曰王公雖重
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
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

我我有邪德乎人嘗論少正卯盜跖其惡孰深或曰正卯雖姦不至剖人充膳盜跖爲甚含曰爲惡彰露人思加戮隱伏之姦非聖不誅由此言之少卯爲甚衆咸服焉郭璞常遇含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脩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桓溫求婚於含含以其盛滿不許惟與鄧攸深交

或問江左羣士優劣答曰周伯仁之正鄧伯道之清卞望之之介節餘則吾不知也其雅重行實抑絕浮僞如此致仕一十餘年年九十三卒遺命素棺薄斂謚曰靖喪在殯而隣家失火移棺紼斷火將至而滅僉以爲淳誠所感也三子髦謙約髦歷黃門侍郎光祿勳謙至安成太守約零陵太守並有聲譽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高祖陵漢光祿大夫殷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喪三年未曾見齒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菫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曰殷罪釁深重幼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殷爲人子孫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願垂哀愍聲不絕者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上止聲

殷垂淚視地便有薑生焉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時薑生乃盡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窖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方盡時人嘉其至性通感競以穀帛遺之殷受而不謝直云待後貴當相酬耳弱冠博通經史綜核群言文章詩賦靡不該覽性倜儻有濟世之志儉而不陋清而不介望之顏然而不可侵也鄉黨親族莫不稱之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司空齊王攸辟為掾征南將軍羊祜召參軍事皆以疾辭同郡張宣子識達之士也勸殷就徵殷曰當今二公有晉之棟楹也吾方希達如榱椽耳不憑之豈能立乎吾今王母在堂既應他命無容不竭盡臣禮便不得就養子輿所以辭齊大夫良以色養無主故耳宣子曰如子所言豈庸人所識哉而今而後吾子當為吾師矣遂以女妻之宣子者并州豪族也家富於財其妻怒曰我女年始十四姿識如此何慮不得為公侯妃而遽以妻劉殷乎宣子曰非爾所及也誡其女曰劉殷天孝實感兼才識超世此人終當遠達為世名公汝其謹事之張氏性

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焉及王氏卒殷夫
婦毀瘠幾至滅性時王氏柩在殯而西隣失火風勢甚
盛殷夫婦叩殯號哭火遂越燒東家後有二白鳩巢其
庭樹自是名譽彌顯太傅楊駿輔政備禮聘殷殷以母
老固辭駿於是表之優詔遂其高志聽終色養勑所在
供其衣食蠲其徭賦賜帛二百匹穀五百斛趙王倫篡位
孫秀夙重殷名以散騎常侍徵之殷逃奔鴈門及齊王
冏輔政辟為大司馬軍諮祭酒既至謂殷曰先王虛心
召君不至今孤辟君君何能屈也對曰世祖以大聖應
期先王以至德輔世既弄參君纘契為佐故殷希以
一夫而距千乘為不可廻之圖華邀唐虞之世是以不
懼斧鉞之戮耳今殿下以神武齊姿除殘反政然聖迹
稍虧嚴威滋肅殷若復爾恐招華士之誅故不敢不至
也冏奇之轉拜新興太守明刑法善賞罰能屬求嘉
之亂沒於劉聰聰奇其才而擢任之累至侍中太保錄
尚書事殷恒戒子孫曰事君之法當務謙謹凡人尚不
可面斥其過而況萬乘中人犯顏之禍將彰君過宜上
[illegible]公容周之正義下念[illegible]勉勵鱗之誅也在聰　之朝

與人卿恂恂然常有後己之色士不脩操行若無得入其門然滯理不中籍殷而濟者亦已百數有七子五子為經一經一子授大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為盛竟以壽終

王延字延元西河人也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忌月則悲啼三日繼母朱氏遇之無道恒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則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彌謹朱氏嘗盛冬思生魚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垂泫而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冰上延取以進母朱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己生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躬無全衣而親戚滋味晝則傭賃夜則誦書遂究覽經史皆通大義州郡禮辟貧供養不起父母終廬於墓側非其喪不衣非其耕不食屬天下喪亂隨劉元海遷于平陽農桑之暇訓誘宗族侃侃不勸家生一犢他人認之延牽而授與初無吝色其人後有知妄認送犢還延叩頭謝罪延仍以與之不復取也年六十方仕於劉聰稍遷尚書左丞至金紫光祿大夫劉後靳準將作亂謀之于

延延不從準既誅劉盛漢天王以延爲左光祿大
夫延又大罵不受羣僚殺之
王談呂興烏程人也年十歲父爲鄰人賈度所殺談陰
有復讎志而懼爲度所疑寸刃不畜日夜伺度未得至
年十八乃密市利鍤陽若耕鉏者度常乘無出入經一
橋下談伺度行還伏草中度既過談於橋上以鍤殺之
應手而死既而歸罪有司太守孔嚴義其孝勇列上宥
之嚴諸子爲孫恩所害無嗣談乃移居會稽脩理嚴父
子墳墓尽其力後太守孔廙旌其義行元興三年辛談
爲孝廉時稱其得人談不應召終于家
桑虞字子深魏郡黎陽人也父沖有深識遠量惠帝時
爲黄門郎河間王顒執權引爲司馬沖知顒必敗就職
一旬便稱疾求退虞仁孝自天至年十四喪父毀瘠過
禮田以米百粒用糝藜藿其姊諭之曰汝毀瘠如此必
至滅性滅性不孝宜自抑割虞曰藜藿雜米足以勝哀
虞有園在宅北數里瓜果初熟有人踰垣盜之虞以園
援多棘刺恐偷見人驚走而致傷損乃使奴爲之開道
及偷負瓜將出見道遲利知虞使除之乃送所盜瓜叩

頭請罪虞乃懽然盡以與之常行寄宿逆旅同宿客失
晡疑虞爲盜虞默然無言便解衣償之主人曰此舍數
失魚肉雞鴨多是狐狸偷去君何以疑人乃將晡主至
山冢間尋求果得之客求還衣虞投之不顧虞諸兄仕
於石勒之世咸登顯位惟虞恥臣非類陰欲避地海東
會丁母憂遂止哀毀骨立廬于墓側五年後石勒以爲
武城令虞以密邇黃河去海微近將申前志欣然就職
石虎太守劉徵甚器重之徵遷青州刺史請虞爲長史
帶祝阿郡徵遇疾還鄴令虞監行州府屬虎死國中大
亂朝廷以虞名父之子必能立功海岱潛遣東莞人華
挺授虞寧朔將軍青州刺史虞曰功名非吾志也乃附
使者啓讓刺史靖居海右不交境外雖厭僞朝而不豫
亂世以此高之卒於官虞五世同居閨門嚴穆苻堅青
州刺史苻朗甚重之常詣虞家升堂拜其母時人以爲
榮

何琦字萬倫司空充之從兄也祖父龕後將軍父阜淮
南內史琦年十四喪父哀毀過禮性沈敏有識度好古
博學居于宣城陽穀縣事母孜孜朝夕色養常患甘鮮

不贍乃爲郡主簿察孝廉除郎中以選補宣城涇縣令
司徒王導引爲參軍不就及丁母憂居喪泣血杖而後
起停柩在殯爲鄰火所逼煙焰已交家之僮僕計無從
出乃匍匐撫棺號哭俄而風止火息堂屋一間免燒其
精誠所感如此服闋乃慨然歎曰所以出身仕者非謂
有尺寸之能以効智力實利微祿私展供養一旦榮然
無復恃怙豈可復以朽鈍之質塵黷清朝哉於是養志
衡門不交人事耽玩典籍稍以琴書自娛不營產業節儉
寡欲豐約與鄉鄰共之鄉里遭亂姊沒人家琦惟有一
婢便爲購贖然不爲少謙凡有贈遺亦不苟辭但於已
有餘輒復散之任心而行率意而動不占卜無所事司
空陸玩太尉桓溫並辟命皆不就詔徵博士又不起簡
文帝時爲撫軍欽其名行召爲參軍固辭以疾公車再
徵通直散騎侍郎散騎常侍不行由是君子仰德莫能
亟也桓溫常登琦縣界山喟然嘆曰此山南有人焉何
公眞止足者也琦善養性老而不衰布褐蔬食恒以述
作爲事著三國評論凡所撰錄百許篇皆行於世年八
十二卒

吳逵吳興人也經荒饑疾病合門死者十有三人逵時亦病篤其喪皆鄰里以葦席裹而埋之逵夫妻既存家極貧窘冬無衣被晝則傭賃夜燒塼甓晝夜在山未嘗休止遇毒蟲猛虎輒爲之下道朞年成七墓十三棺時有賻贈一無所受太守張崇義之以羔鴈之禮禮焉卒於家

宋

劉瑜歷陽歷陽人也七歲喪父事母至孝年五十二又喪母三年不進鹽酪號泣晝夜不絕聲勤身力以營葬事服除二十餘年布衣蔬食言輒流涕嘗居墓側未嘗暫違文帝元嘉初卒又元嘉七年南豫州舉所統西陽縣人董陽三世同居外無異門內無異煙詔榜門曰篤行董氏之閭蠲一門租布

賈恩會稽諸暨人也少有志行元嘉三年母亡居喪過禮未葬爲隣火所逼恩及妻柏氏號哭奔救隣近赴助棺櫬得免恩及柏俱燒死有司奏改其里爲孝義里蠲租布三世追贈恩天水郡顯親左尉

郭世通會稽永興人也年十四喪父居喪殆不勝哀家

貧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妻共議曰勤身侍養力
猶不足若養此兒所費者大乃垂泣瘞之母亡負土成
墳親戚咸共賻助微有所受葬畢傭賃還先直服除後
哀慼思慕終身如喪者未嘗釋衣帽仁孝之風行於鄉
黨隣村大小莫有呼其名者嘗與人共於山陰市貨物
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乃請其伴求以此錢
追還之錢主驚嘆以半與世通世通委之而去元嘉初
大使巡行天下散騎常侍袁愉表其淳行文帝嘉之勑
榜表門閭蠲其稅調改所居獨楓里爲孝行焉太守孟
顗察孝廉不就子原平字長恭又稟至行養親必以己
力傭賃以給供養性甚工巧每爲人作工取散夫價主人
設食原平自以家貧父母不辦有殽味唯餐鹽豉而已
若家或無食則虛中竟日義不獨飽須日暮作畢受直
歸家於里糴買然後舉爨父篤疾彌年原平衣不解
帶口不嘗鹽菜者跨積寒暑者又未嘗睡卧父亡哭踊慟
絕數日方蘇以爲平生之願已功不欲
假人本雖巧而不解作書
力經時展勤乃爲[illegible]
[illegible]人客以供衆費[illegible]

之事儉而當禮性樂術藝
[illegible]人不忍使每遣之原平
執役與諸奴分務讓遣[illegible]
服勤未嘗暫怠皆傭賃養母
尤善其事每至十日歲求者
取錢價又以夫日助之及父
祠堂每至節歲常於此數日
不復食肉高陽許瑤之罷建安郡丞還家以綿一斤遺
之不受瑤之乃自往曰今歲過寒而建安綿好以此奉
尊上耳原平乃拜而受之及母終毀瘠彌甚僅乃免喪

墓前有數十畝田不屬原平母至農月耕者恒裸袒原
平不欲使人慢其墳乃賣家資貴買此田二農之月輒
束帶垂泣躬自耕墾每出
物裁求半價邑人皆共識
悉輒加本價與之彼此相
要便微賤然後取直宅工
種竹夜有盜其筍者原平
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
乃於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
以通又採筍置於籬外隣
里慙愧無復取者文帝崩
平號哭致慟日食麥餅一
枚如此五日或問之曰誰
斗
答曰吾家見異先朝蒙賚
士民何獨如此原平泣而
[illegible]嘗不能報恩私心感動

耳又以種瓜爲業入明年大旱瓜瀆不復通船縣令
劉僧秀愍其窮老下瀆水
俱困豈可減漑田之水以通
唐貨賣每行來見人臺埭
不假旁人苦自船已度後
常嘗於縣南郭風埭助人
者逃散唯原平獨住吏執
加嚴罰原平解衣就罪一
救然後得免由來不謁官
長自此乃始脩敬太守蔡興宗

臨郡深加貴異以私米饋原平及山陰朱百年妻各百
斛原平誓死不受百年妻亦固辭會稽郡貴重望計及
望孝盛族出身不減祕著明帝泰始七年興宗欲舉山
陰孔仲智子爲望計原平次息爲孝仲智會土高門
原平一邦至行欲以相敵會明帝別敕用人故二選並
寢興宗徵還都表其殊行舉爲太學博士會興宗薨事
不行卒於家三子六弟並有門行
潘綜吳興烏程人也孫恩之亂妖黨攻破村邑綜與父
驃共走避賊驃年老行遲賊轉逼驃語綜我不能去

汝走可脫幸勿俱死驃困乏坐地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賊至驃亦請賊曰兒年少自能走今爲老子不去老子不惜死乞活此兒賊因斫驃綜抱父於腹下賊斫綜頭面凡四創綜當時悶絕有一賊從傍來相謂曰卿欲舉大事此兒以死救父云何可殺殺孝子不祥賊乃止父子並得免鄉人祕書監丘系祖廷尉沈亦黔以綜異行薦補左户令史除遂昌長歲滿還家太守王韶之臨郡發教列上州臺陳其行跡及將行設祖道贈以四言詩元嘉四年有司奏改其里爲純孝里蠲租布三世又

宋初吳郡人陳遺少爲郡吏母好食鎗底飯遺在役恒帶一囊每煑食輒録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升恒帶自隨及敗逃竄多有饑死遺以此得活母晝夜涕泣目爲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户再拜號咽母豁然即明後又有河南孝廉秦綿遭母喪送葬不忍復還鄉人爲作茅庵仍止其中若遇有米則食粥無米食菜而已哀號之聲行者爲之潸淚服訖猶不還家遇疾不療卒臨亡告人曰若死者無知固不宜獨存有知則大獲吾志

張楚者益州梓潼人也母疾命在屬纊楚祈禱苦至截

拍自誓精神感悟疾應時得愈元嘉中詔榜門曰孝行張氏之閭易其里爲孝行聽蠲租布三世身加旌命

丘傑字偉跱吳興烏程人也年十四遭母喪以熟菜有味不嘗常食生菜因而遇毒忽夢母謂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爾荼苦汝噉生菜遇蝦蟆毒靈牀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甌甌中有藥服之下科斗子數升丘氏世保此甌大明七年災火焚失之

師覺授字覺授南陽涅陽人也與外兄宗少文並有素業以琴書自娛於路忽見一人持書一函題曰至孝師

君苦前俄而不見捨車奔歸聞家哭聲一叫而絕良久乃蘇後撰孝子傳八卷臨川王義慶辟爲州祭酒主簿並不就乃表薦之會卒

王彭盱台直瀆人也少喪母元嘉初父又喪亡家貧力弱無以營葬兄弟二人晝則傭力夜則號感鄉里並哀之戶各出夫力助作塼塼須水而天旱穿井數十丈泉不出墓處去淮五里荷擔遠汲困而不周彭號天自訴如此七日一旦大霧霧歇塼竈前忽生泉水鄉鄰助之者並嗟神異縣邑近遠悉往觀之葬竟水便自竭元嘉

九年太守劉伯龍依事表言改其里爲通靈里蠲租布

三世

蔣恭義興臨津人也元嘉中晉陵蔣崇平爲劫見禽云與恭妻弟吳晞張爲侶晞張先行不在本村遇水妻息避水移寄恭家時録晞張不獲禽收恭及兄協付獄科罪恭協並款舍住晞張家口而不知劫情恭列晞張妻息是婦之親親今有罪恭身甘分求免兄協協列是户主求免弟恭兄弟二人爭求受罪郡縣不能制依事上詳州議以爲並不合罪後除恭義成令協義招令

孫法宗一名宗之吳興人也父隨孫恩入海被害屍骸不收母兄並餓死法宗年小沈迸至十六方得還單身勤苦霜行草宿營辦棺槨造立冢墓葬送母兄儉而有禮以父屍不測入海尋求聞世間論是至親以血瀝骨當悉疑浸乃操刀沿海見枯骸剖刻肉灌血如此十餘年臂脛無完皮血脉枯竭終不能逢遂衰絰終身常居墓所山禽野獸皆悉馴附每蕃錢物後忽苦頭創夜有女人至曰我是天使來相謝行創本不關善人使者遠相及取牛糞煑傅之即驗一傅

便差一境賴之終身不娶饋遺無所受孝武初揚州辟
爲文學從事不就卒
許孟先義興人也叔父肇之坐事繫獄七年不判子姪
二十許人昭先家最貧薄專獨申訴無日在家餉饋
肇之莫非珍新資產既盡賣宅以充之肇之諸子倦怠
唯昭先無有懈息如是十載坐書沈演之嘉其操行肇
之事由此得釋昭先舅姑妻並疫病死亡家貧無以殯
送昭先賣衣服以營殯葬并舅子十三人皆幼贍護並得成
長昭先父母皆老病家無僮役躬力致養甘旨必從宗
族嘉其孝行雍州刺史劉眞道板爲征虜參軍昭先以
親老不就補縣主簿昭先以叔未仕又固辭
余齊人晉陵晉陵人也少有孝行爲邑書吏大明二年
父殖在家病亡信未至齊人謂人曰比者肉痛心煩有
如割截居常惶駭必有異故信尋至以父病報之四百
餘里一日而至至門方知父死號踊慟絕良久乃蘇問
父所遺言母曰汝父臨終恨不見汝齊人即曰相見何
難於是號哭殯所須臾便絕州縣上言有司奏改其里
爲孝義里蠲租布賜其母穀百斛

孫棘彭城人也大明五年發三五丁棘弟薩應充行坐
違期依制軍法獄未及結棘請郡辭列棘爲家長令弟
不行罪應百死弟幼小亡母遺言所屬不忍令當一門
之苦乞以身代薩薩又辭列狂愚犯法實是薩身自依
法受戮薩三歲失父一生恃賴兄兄雖垂愍薩何心處
世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一處報云聽其相
代棘薩皆欣然赴死棘妻許又寄語屬棘曰君當門戶
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亡以小郎屬君竟未娶妻家
道不立君已有二兒死復何恨代出依事表上孝武詔特
原罪州加辟命並賜帛二十匹先是新蔡徐元妻許年
二十一喪夫子甄年三歲父攬愍其年少以更適同縣
張買許自誓不行父逼載送買許自經氣絕家人奔赴
良久乃蘇買夜送還攬許歸徐氏養元父季以孝聞元
嘉中年八十餘卒又明帝泰始二年長城吳慶恩殺周
郡錢仲期仲期子延慶屬役在都聞父死馳還於庾浦
埭逢慶恩手刃殺之自繫烏程獄吳興太守郗顒表不
加罪許之
何子平廬江灊人也曾祖揩晉侍中祖友會稽王道子

驃騎諮議參軍父子先建安太守子平世居會稽少有至行事母至孝揚州辟從事史月奉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或問曰所利無幾何足爲煩子平曰尊老在東不辦得米何心獨饗白粲每有贈鮮穀者若不可奇致其家則不肯受母本側庶籍注失實實未及養而籍年已滿便去職歸家時鎮軍將軍顧覬之爲州上綱謂曰尊上年實未八十親故所知州中差有微祿當啓相留子平曰公家正取信黃籍籍年既至便應扶侍何容苟冒榮祿乃歸家竭力供養元嘉三十年元凶弑逆隨王誕入討以爲行參軍子平以凶逆滅理故廢已受職事寧自解後除吳郡海虞令縣祿唯供養母一身不以及妻子人或疑其儉薄子平曰希祿本在養親不在爲己問者慙而退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至哭踊頓絕方蘇屬國大明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叫慕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暑不避清涼一日以數合米爲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爲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間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爲會稽太守甚加矜賞爲營冢壙子平

居喪毀甚及免喪殆至不立幼持操檢教厲名行雖處
閨室如接大賓學義堅明處之以默安貧守善不求榮
進好退之士彌以此貴之昇明中卒年六十

崔懷順清河東武城人也父邪利魯郡太守元嘉中爲
魏所獲懷順與妻房氏篤愛聞父見虜即日遣妻布衣
蔬食如居喪禮歲時北向流涕邪利授仕魏以書戒懷
順不許如此懷順得書更號泣懷順從叔模爲滎陽太
守亦入魏模子雖居處改節而不廢婚宦大明中懷順
宗人冀州刺史元孫北使魏魏人問之曰崔邪利崔模
並力屈歸命二家子姪出處不同義將安在元孫曰王
尊驅驥王陽回壺欲令忠孝並弘臣子兩遂泰始初淮
北入魏懷順因此歸北至代都而邪利已卒懷順絕而
復蘇載喪還青州徒跣冰雪土氣寒酷而手足不傷時
人以爲孝感所致喪畢以家在南齊建元初又逃歸而
弟復亡懷順孤貧宗黨之日斂給其并斗米明中卒

義行

嚴世期會稽山陰人也性好道同里張道等三人妻各
產子歲饑欲棄而不舉世期分食解衣以贍其之三子

並得成長同縣俞陽妻年九十並女蘭七十並老無
所依世期飴之二十年[illegible]之殯葬宗親嚴弘鄉人
潘伯等十五人荒年並餓死露骸不收世期買棺殯埋
存育孩幼元嘉四年有司奏榜其門曰義行嚴氏之門
復其身徭役蠲租稅十年
張進之永嘉安固人也爲郡八族少有志行歷五官主
簿永寧安固二縣領校尉家世富足每經荒年散財救
贍鄉里因以貧罄全濟者甚多太守王味之有罪當日
收逃匿進之家進之供奉經時盡其誠力味之嘗避地
墮水沈沒進之投水拯救相與沈淪久之得免時劫盜
充斥每入村暴掠至進之門輒相約勒不得侵犯其信
義所感如此元嘉初詔所在蠲其徭役初孫恩之亂永
嘉太守司馬逸之被害妻子並死兵寇之際莫敢收藏
郡吏俞僉以家財屬難棺斂逸之等六喪送至都葬畢
乃歸元嘉中老病卒
吳慶之字文悅濮陽人也寓居吳興江夏王義恭爲揚
州刺史召爲西曹書佐及義恭誅慶之自傷爲吏無狀
不復肯仕終身蔬食後王琨爲吳興太守欲召爲功曹

答曰走素無人世情直以明府見接有禮所以奔走歲時若欲見吏則是蓄魚於樹栖鳥於淵耳不辭而退琨追謝之望塵不及矣

徐耕晉陵延陵人也元嘉二十二年大旱人饑耕詣縣陳辭以米千斛助官振貸縣爲言上當時議者方之卜式詔書褒美酬以縣令大明八年東土饑旱東海嚴成東莞王道蓋各以私穀五百餘斛助公賑卹

范叔孫吳郡錢唐人也少而仁厚周窮濟急同里范法先父母兄弟七人同時疫死唯餘法先病亦危篤喪口經日不收叔孫聞之悉備棺器親爲殯埋又同里施夫疾病父死不殯范苗父子並亡范敞宗家口六人俱得病二人喪沒親鄰畏遠莫敢營視叔孫並爲殯瘞躬恤病者皆得生全鄉曲貴其義行莫有呼其名者孝武孝建初除竟陵王國中軍參軍不就義興吳國夫亦有義讓之美人有竊其稻者乃引還爲設酒食以米送之

齊

王虛之字文靜廬江石陽人也年十三喪母三十三喪父二十五年鹽酢不入口疾病著牀忽有一人來問疾

謂之曰君病尋差俄而不見病果尋差庭中楊梅樹隆
冬生實又每夜所居有光如燭墓上橘樹一冬再實時
人咸以爲孝感所致永明中詔榜門閭蠲其三世時又
有顧昌衍江柔之江輙並以篤行知名昌衍吳人居喪
幾致滅性王儉言之天子曰昌衍既有至行且張永之
甥宜居禮闈以光郎署乃以爲尚書庫部郎柔之輙並
濟陽人柔之字叔遠孝悌通亮亦至臺郎輙字伯倫貞
嚴有行宗人江槩位至侍中性豪侈唯見輙則敬挹焉
蕭叡明字景濟南蘭陵人也母病風積年沈卧叡明晝

夜祈禱時寒叡明下淚爲之冰加筯額上叩頭血亦冰
不溜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叡明跪
受之忽不見以函奉母函中唯有三寸絹丹書爲日月
字母服之即平復于時秣陵朱緒無行母病積年忽思
菰羹緒妻到市買菰爲羹欲奉母緒曰母病復安能食
先嘗之遂併食盡母怒曰我病欲此汝何心併啖盡天
若有知當令汝喉死緒便聞中介介然即利血明日
而死叡明聞之大慈慟不食日問緒尸在何處欲手
自斂之既而曰涔吾刀乃止明五年居母喪不勝喪

卒詔贈中書侍郎又有鮮于
父以種芋時亡至明年芋時
英適荀氏七日而夫亡執節
喪明

蕭矯妻羊字淑禕性至孝晉
淑禕於中夜祈禱忽見一人
母無患今泄氣在亥西南求
如言而疾愈又時有羊緝之
舅氏母亡晝夜號哭不飲食

宗濫陽人年七歲喪父
母芋嗚咽如此終身姊文
嫁及母卒晝夜哭泣遂
喪哭輒吐血母嘗有疾
伐樹下自稱枯桑君曰若
白石鎮之言訖不見明日
文佩任者烏程人隨母還
三日而亡鄉里號曰女表

又有晉陵吳康之妻趙氏父亡弟幼遇歲饑母老病篤
趙從鄉里告乞言辭哀苦鄉里憐之各分升斗遂得免
及嫁康之少時夫亡家欲再嫁誓死不貳焉又義興蔣
儁之妻黃氏夫亡不重嫁逼之欲自殺乃止建元三
年詔蠲表門閭又會稽永興人翼之母丁氏少喪夫性
仁愛遭年荒分衣食以給里中饑餓者隣里求借未嘗
違同里陳攘父母死孤單無親戚丁收養之及長爲營
婚娶又同里王禮妻徐荒年客死丁陰爲買棺器自往
斂葬宋元徽末大雪商旅斷行村里比室饑餓丁自出

鹽米計口分賦同里左僑家產四喪無以葬丁爲辦冢椁
有三調不登者代爲送丁長寧婦王氏守寡執志不再
醮州郡上言詔表門閭蠲租稅又會稽寒人陳氏有三
女無男祖父母年八九十老無所知父篤癃病母不安
其室遇歲饑三女相率於西陵採菱蓴更日至市貨賣
未嘗虧怠鄉里稱爲義門多欲娶爲婦長女自傷煢獨
誓不肯行祖父母尋相繼亡一女自營殯葬爲菴舍居
墓側又永興摡中里王氏女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
性至孝年二十父死臨尸一眼皆血出小妹娥舐其
血左目即開時人稱爲孝感又諸暨東湧里屠氏女父
失明母癎疾親戚相棄隣里不容女移父母遠住紵舍
晝採樵夜紡績以供養父母俱亡親營殯葬負土成墳
忽空中有聲云汝至性可重山神欲相驅使汝可爲人
療病必得大富女謂是魅魅弗敢從遂得病積時隣舍
人有溪蠍毒者女試療之自覺病便差遂以巫道爲人
療疾無不愈家產日益鄉里多欲娶之女以無兄弟誓
死守墳墓不嫁爲山劫所殺又吳興乘公濟妻姚氏生
二男而公濟及兄公願乾伯並卒各有一子姚養育之

賣田宅爲娶婦自與二男寄止隣家明帝詔爲其二子
婚表門閭復徭役又吳興范法恂妻褚氏亦勤苦執婦
業宋昇明中孫曇瓘謀反亡命褚謂其子僧簡曰孫越
州先姑之姊子與汝父親則從父兄弟交則義重古人
逃竄廢不得免汝宜收之曇瓘尋伏法褚氏令僧簡往
斂葬年七十餘永明中卒僧簡在都聞病馳歸未至褚
已卒將殯舉尸不起尋而僧簡至焉
公孫僧遠會稽剡人也居父喪至孝事母及伯父甚謹
年饑僧遠省餐減食以養母及伯父兄弟亡貧無以葬
自販貼與隣里供斂送終之費亦手種松柏兄
姊未婚嫁乃自賣爲之成禮名聞郡縣高帝即位遣散
騎常侍虞炎等十二部使行天下建元三年炎等表列
僧遠等二十三人詔並表門閭蠲租稅
吳欣之晉陵利城人也宋元嘉末弟慰之爲武進縣吏
隨王誕起義元凶遣軍主華欽討之吏人皆散慰之獨
留見執將死欣之詣欽乞代弟命辭淚哀切兄弟皆見
原建武三年有詔蠲表之永明初廣陵人童超之二息
犯罪爭死太守劉悛表以聞詔皆原其罪

孫淡太原人也世居長沙事母至孝母疾不眠食以差
爲期母喪之後有疾不使知也建元三年蠲表門閭卒
於家
華寶晉陵無錫人也父豪晉義熙末戍長安時寶年八
歲父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爲汝上頭及長安陷虜寶年
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者輒號慟彌日不忍答也同郡薛
天生母遭艱菜食天生亦菜食母未免喪而死天生終
身不食魚肉又同郡劉懷胤與弟懷則年十歲遭父喪
不食絮帛不食鹽菜建元三年詔並表其門閭

解叔謙字楚梁鴈門人也母有疾叔謙夜於庭中稽顙
祈福聞空中語云此病得丁公藤爲酒便差即訪醫及
本草注皆無識者乃求訪至宜都郡遥見山中一老公
伐木問其所用答云此丁公藤療風尤驗叔謙便拜伏
流涕具言來意此公憐然以四段與之并示以漬酒法
叔謙受之顧視此人不復知處依法爲酒母病即差建
武初以奉朝請徵不至時又有宗元卿度震朱文濟臣
昕魯康祚謝昌寓皆有素履而叔謙尤高元卿字希蔣
南陽人有至行早孤爲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輒

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爲常鄉里宗事之號曰宗曾子震字彥文新野人喪父母居貧無以葬賃書以營事至于掌芽然後葬事獲濟南陽劉虬因此爲撰孝子傳文濟字敬達吳興人自責以葬母太守謝瀹徵爲儒林祭酒不就所字令光廬陵人有至性隱金華山服食不與俗人交母病亡已經日昕奔還號叫母即蘇皆以爲孝感所致康祚扶風人亦有至行母患乳癰諸醫療不愈康祚乃跪兩手捧癰大悲泣母即覺少寬因此漸差時人以其有冥應康祚位至屯騎校尉昌寓陳郡人也爲劉俊廣州參軍孝性其重賞養一鵠昌寓病二旬而鵠三旬不食昌寓亡而鵠遂飛去

韓靈敏會稽剡人也早孤與兄靈珍並有孝性尋父母亡家貧無以營凶兄弟共種瓜半畝朝采瓜子暮生已復以此遂辦葬事靈珍亡無子妻卓氏守節不嫁慮家人奪其志未嘗告歸靈敏事之如母

劉渢字處和南陽人也父紹仕宋位中書郎渢母早亡紹被勑納路太后兄女爲繼室渢年數歲路氏不以爲子奴婢輩捶打之無期度渢母亡日輒悲號不食彌爲

婢輩所苦路氏生濂渢憐愛之不忍捨恒在牀帳側輒被驅捶終不肯去路氏病經年渢晝夜不離左右每有增加輒流涕不食路氏病差感其意慈愛遂隆路氏富盛一旦爲渢立齋宇筵席不減侯王濂有識事渢過於同產事無大小必諮兄而後行渢妹適江祐弟禧與祐兄弟異常自尚書比部郎後爲始安王遙光諮議專知腹心任時遙光任當顧託朝野向渢如雲渢忌之求出爲丹楊丞雖在外遷而意任無改及遙光舉事且方召渢渢以爲宜悉召佐吏渢之從丹楊丞也遙光以蕭懿

薄以同僚非人棄官去吏部郎庾杲之嘗往候頓之頓
之爲設食唯枯魚菜菹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毋聞之自
出常膳魚羹數種杲之曰卿過於李偉公非郭林宗
仕至郢州中從事弟預字文介亦至孝父臨亡執手以
託郢州行事王英預悲感悶絶吐血數升遂發病官至
驃騎録事參軍隆昌末預謂丹楊尹徐孝嗣曰外傳籍
籍似有依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託付之重恐
不得同此人事人笑褚公至今齒冷無爲効尤孝嗣故
更吳興沈昇之亦說之曰昇之與君[illegible]有項領之功今

一言而二功俱解豈願隱之平君恩二祖而更參惟
新之政必君爲反覆人事成則無失逃咎矣昇之草萊
言出禍已隨之孰與超然謝病高執家園則與松柏比
操風霜等烈豈不美邪孝嗣並敬咨謝之預蔡武中爲
永世令人懷其德辛宮時有一起年可六七十擔槲蕨
葉造市貨之聞預士大泣棄鑿曰未樂令我輩孤獨
老姥政應就死耳市人亦皆感惠化如此
江泌字士清濟陽考城人也父兄之貧外郎泌少貧晝
日斫蘖爲業夜讀書隨月光斜則捲卷并尾睡極墮
地則更登性行仁義衣弊多以綿裹置壁上恐孔蟲
饑死乃復取置衣中數日間然身無復蟲母亡後以生
蒭供養遇鮭不忍食菜不食人以其有生意唯食老葉
而已母墓爲野火所燒依新宮火三日哭淚盡繼之以
血歷仕南中郎行參軍所給奴婢又去役得時病莫有舍
之者吏扶杖投泌泌親自隱卹死泌爲買棺無僮役
兄弟共輿埋之後領國子助教奉牽車至溱塢頭見一
老公步行下車載之躬自送憂
侍讀建武中明帝宴諸王後泌憂心子琳詣誌公道人

問其禍福誌公覆香爐灰示之曰都盡無餘及子琳被害泌往哭之淚盡出血躬視殯葬畢乃去泌尋亡族人亮州中從事泌黃門郎愈子也與泌同名世謂泌爲孝泌以別之

杜栖字孟山吳郡錢唐人隱士京產之子也京產自高祖子恭以來世傳五斗米道不替栖善注四言能彈琴刺史豫章王嶷聞其名辟議曹從事仍轉西曹書佐竟陵王子良數致禮接國子祭酒何胤掌禮又重栖以爲學士掌昏冠儀以父老歸養栖肥白長壯人京產高旬日間便皮骨自支亦產亡水漿不入口七日晨夜不罷哭不食鹽菜每營冥祭奠身自看視號泣不自持朔望節歲絕而復蘇嘔血數升時何胤謝朏並隱東山遺書敦譬誡以毀滅至祥禫葬夢見其父慟哭而絕初何胤兄默見栖歎曰鄉風韻如此雖獲嘉譽不永年矣卒時年三十六當時咸嗟惜焉建武二年剡縣有小兒年八歲與母俱得赤班病母死家人以小兒猶惡不令其知小兒疑之問云母嘗數問我病昨來覺聲羸今不復問何也因自投下琳扶匐至母尸側頓絕而死鄉

隣告之縣令宗善才求表廬墓竟不行

庾道愍潁川鄢陵人晉司空冰之玄孫也有孝行頗能屬文少出孤悴時人莫知之者其所生母流漂交州道愍尚在襁褓及長知之求爲廣州綏寧府佐至南而去交州尚遠乃自負擔冒嶮僅得自達及至交州尋求母雖經年常日夜悲泣嘗入村日暮雨驟乃寄止一家見有一嫗負薪外還而道愍心動因訪之乃其母也於是行伏號泣遠近赴之莫不揮淚道愍尤精相板宋明帝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見道愍託以已板爲他物令道愍占之道愍曰此乃甚貴然使人多愆忤休祐以褚淵詳密求換其板他日淵侍明帝自稱下官帝多忌甚不悅休祐具以狀言帝意乃解道愍仕齊位射聲校尉族孫沙彌亦以孝行著列在梁史

義行

韓係伯襄陽人也事父母謹孝襄陽人鄰居種桑樹於界上爲誌係伯以桑枝蔭妨他地遷界上開數尺隣畔隨復侵之係伯輒更改種久之隣人慙媿還所侵地躬往謝之建元二年蠲表門閭以壽終時有吳興人聞人

夏年十七結客報父仇爲高帝所賞位至長水校尉
封延伯字仲連勃海人也世爲州郡著姓寓居東海三
世同財爲北州所宗附延伯好學退讓事寡嫂甚謹垣
崇祖爲兗州請爲長史不就崇祖軾其門不肯相見後
爲豫州上表薦之詔書優禮起家平西長史梁郡太守
爲政清靜有高士風俄以疾免還東海千時四州入魏
士子皆依海曲爭往宗之如齊人東之仰邴原也建元三
年大使巡行天下義興陳玄平四世同居一百七口武
陵邵榮興文獻叔並八世同居東海徐生之武陵范安
祖李聖伯范道根並五世同居零陵譚弘寶衡陽何弘
華陽陽黑頭疎從四世同居詔俱表門閭蠲租稅又蜀
郡王續祖華陽郝道福並累世同爨建武三年明帝詔
表門閭蠲調役

梁

滕曇恭豫章南昌人也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
土俗所不生曇恭歷訪不能得銜悲哀切俄遇一桑門
問其故曇恭具以告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還以
與母舉室驚異尋訪桑門莫知所在及父母卒曇恭並

水漿不入口者旬日哀慟嘔血絕而復蘇隆冬不著繭絮蔬食終身每至忌日思慕不自堪晝夜悲號其門外有冬生樹二株時忽有神光自樹而起俄見佛像及夾侍之儀容光顯著自門而入曇恭家人大小咸共禮拜久之乃滅遠近道俗咸傳之太守王僧虔引曇恭爲功曹固辭不就王儉時隋僧虔在郡號爲滕曾子天監元年陸璉奉使巡行風俗表言其狀曇恭有子三人皆有行業時有徐普濟者長沙臨湘人居喪未葬而隣火起延及其舍普濟號慟伏棺上以身蔽火隣人往救之焚

多已悶絕累日方蘇又有建康人張悌家貧無以供養以情告隣富人富人不與不勝忿遂結四人作劫所得衣物三劫持去實無一錢入已縣抵悌死罪悌兄松訴稱與弟景是前母子後母惟生悌松長不能教誨乞代悌死景又曰松是嫡長後母惟生悌悌若從法母亦不全亦請代死母又云悌應死豈以弟罪枉及諸兄悌亦引分乞全兩兄供養縣以上讞帝以爲孝義特降死後不得爲例

庾黔婁字子貞新野人也父易高尚不應徵辟列在隱逸傳黔婁少好學多所講誦性至孝未嘗失色於人南

陽高士劉虬宗測並歎異之初補編令政有異績先是縣境多虎暴人黔婁至官虎皆度往臨沮界時以爲仁化所感永元初徙屬陵令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遘疾黔婁忽然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人悉驚其忽至時易疾始一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洩痢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久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壽命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既至故得至月末及晦而易亡黔婁居喪過禮廬于冢側梁臺建黔婁自西臺尚書儀曹郎爲益州刺史劉元起表爲府長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及成都平城中珍寶山積元起悉分與僚佐唯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惡其異衆厲聲謂曰長史何獨爲高黔婁示不違之意請書數篋而已尋除蜀郡太守在職清素百姓便之元起死于蜀郡部曲皆散黔婁自營殯斂攜持喪柩歸鄉里東宮建以中軍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讀甚見知重詔與太子中庶子殷鈞中書舍人到洽國子博士明山賓等遞日爲太子講五經義遷散騎侍郎黔婁弟於陵有吾自有傳

劉霽字士澄平原人齊齊郡太守懷慰之子也霽九歲能誦左氏傳十四居父憂有至性每哭輒嘔血家貧與弟杳敲厲志勤學及長博涉多通天監中歷位西昌相尚書主客侍郎海鹽令霽前後宰二邑並以和理稱後除建康令不拜母明氏寢疾霽年已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誦觀世音經數萬遍夜中感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筭盡君精誠篤至當相爲申延後六十餘日乃亡霽廬于墓哀慟過禮常有雙白鶴循翔廬側處士阮孝緒致書抑譬焉霽思慕不已未終喪而卒著釋俗語八卷文集十卷杳附載從祖峻傳

歇高蹈不仕列在隱逸目中

劉曇凈字元光彭城人也祖父元直淮南太守父慧鏡安成內史初元直居郡得罪慧鏡蹙請朝士乞哀懇惻甚至遂以孝聞曇凈篤行有父風解褐安成王國左常侍父卒於郡曇凈奔喪不食飲者累日絕而又蘇每哭輒嘔血服闋因毀成疾會有詔士姓各舉四科曇凈叔父隱士慧斐舉以應孝行武帝用爲海寧令曇凈又以兄未爲縣因以讓兄乃除安西行參軍父亡後事母尤淳至身營餐粥不以委人母疾衣不解帶及母亡水漿不

入口者殆一旬母喪權瘞藥王寺時天寒曇淨身衣單布衣廬于墓所晝夜哭臨不絕聲哀感行路未朞而卒

何炯字士光廬江灊人隱士胤從弟也父摶太中大夫炯年十五從胤受業一朞並通五經章句白皙美容貌從兄求默每曰衛叔寶神清杜乂膚清今觀此子復見衛杜在目從兄戢謂人曰此子非止吾門之寶亦爲一代偉人炯常慕恬退不樂進仕從叔昌寓謂曰求默皆已高蹈汝無宜復爾且君子出處亦各一途年十九解褐揚州主簿舉秀才累遷仁威南康王限內記室書佐

御史以父疾陳解炯侍疾踰旬衣不解帶頭不櫛沐信宿之間形貌頓改及父卒號慟不絕聲蓐苫藉地腰脚虛腫醫云須服猪蹄涉炯以有肉味不肯服親友請譬終於不回遂以毀卒先是謂家人曰王孫玄晏所尚不同長魚慶緒於事爲得必須儉而中禮無取苟異月朝十五日可置二甌麤粥如常日所進及傷兩兄並淡仕進故祿所不及恐而今而後溫飽無資乃灌然下泣自外無所言

陶季直丹楊秣陵人也祖愍祖宋廣州刺史父景仁中

散大夫季直早慧愍祖甚愛異之嘗以四函銀列置於
前令諸孫各取其一季直時年四歲獨不取曰若有賜
當先父伯不應度及諸孫故不取愍祖甚奇之五歲喪
母哀若成人初母未病令於外深衣卒後家人始贖季
直抱之號慟聞者莫不酸感及長好學澹於榮利徵召
不起時人號曰聘君後爲望蔡令以病免時劉秉袁粲
以齊高帝權盛將圖之秉素與季直欲與謀季直以袁
剛儒者必致顛殞固辭不赴俄而秉等敗齊初爲尚書
比部郎時褚淵爲尚書令素與季直善頻以爲司空司
徒主簿委以庶事淵卒尚書令王儉以淵有至行欲謚
文孝公季直問文孝是司馬道子謚恐其人非貞美下
如文簡儉從之季直又請爲淵立碑始終營護其有吏
節再遷東莞太守在郡號爲清和後爲鎮西諮議參軍
齊武帝崩明帝作相誅鋤異己季直不能阿意取容明
帝頗忌之出爲輔國長史北海太守邊職主佐素士罕
爲之者或勸季直造門致謝明帝留以爲驃騎諮議參
軍兼尚書左丞遷建安太守爲政清靜百姓便之梁臺
建爲給事黃門侍郎常領仕至二千石始願畢矣無爲

又預久間事乃辭疾還鄉里天監中初就拜太中大夫
武帝曰梁有天下遂不見此又十年卒于家季直素清
苦絶倫又屏居十餘載及死家徒四壁子孫無以殯斂
聞者莫不傷其志事二

沈崇傃字思整吳興武康人也父懷明宋兗州刺史崇
傃六歲丁父憂哭踊過禮及長事所生母至孝家貧常
備書以養大監三年太守柳惲辟爲主簿崇傃從惲到
郡還迎其母未至而母卒崇傃以不及侍疾將欲致死
水漿不入口晝夜號哭旬日殆將絶氣兄弟謂曰殯葬
未申遽自毀滅非全孝道也崇傃心悟乃稍進食母權
瘞去家數里哀至輒之瘞所不避雨雪每倚墳哀慟烏
鳥翔集夜恒有猛虎來望之有聲狀如歎息者家貧無
以遷厝乃行之經年始營葬焉既而廬于墓側自以初
行喪禮不備復以葬後三服三年久食麥屑不噉鹽
酢坐卧於單薦因虛腫不能起郡縣舉至孝武帝聞即
遣中書舍人慰勉之乃加令釋服擢補太子洗馬旌其
門閭崇傃奉詔釋服而泣如居喪固辭不受官乃除
永寧令自以祿不及養亡
思不自堪未至縣卒

荀匠字文師潁陰人晉書孫勗九世孫也祖瓊年十五
復兄仇於成都市以孝聞 太元嘉末度淮逢武陵王幽
義爲元凶追兵所殺贈員 邪散騎侍郎父法起仕歷
安復令卒官匠號慟氣絕自 體皆冷至夜乃蘇既而奉
喪每宿江渚商旅不忍聞其哭聲天監元年其兄斐舍
鬱林太守征俚賊爲流矢所中 死於陣喪還匠迎于路
章望舟投水傍人赴救僅而得存及至家貧不時葬
父憂并兄服闋四年不出廬 自括髮不復擲沐髮皆
禿落哭無時聲盡則繼之以血 目皆爛形骸枯頓人
骨裁連雖家人不復識郡縣以狀言武帝詔遣中書舍
人爲其除服擢爲豫章王國左常侍匠雖即吉而毀頹
逾甚外祖孫謙誡之曰主上以孝臨天下汝行過古人
故擢汝此職非惟君父之命難 但故亦揚名後世所顯
豈獨汝身哉匠乃拜竟以毀卒
吉翀字彥霄馮翊蓮勺人也家 居襄陽翀幼有孝性年
十一遭所生母憂水漿不入 殆將滅性親黨異之天
監初父爲吳興原鄉令爲吏 所誣逮詣廷尉翀年十五
號泣衢路祈請公卿行人 者皆爲隕涕其父理雖清

白而恥爲吏訊乃虛自引
乞代父命武帝異之尚
蔡法度嚴加脅誘取其
色問曰爾求代父死勑
審能死不且爾童孺志
若有悔異亦相聽許對
顧諸弟幼藐唯囚爲長
內斷胷臆上干萬乘今
改柰何受人教邪法度知不可屈撓乃更和顏誘語之

冀當大辟豫乃趨登聞鼓
其童幼疑受教於人勑廷尉
實法度乃還寺盛陳徽纆
相許便應伏法然刀鋸至劇
不及此必爲人所教姓名是誰
曰囚雖蒙弱豈不知死可畏懼
不忍見父極刑自延視息所以
欲殉身不測委骨泉壤此非細
故恐乃遣釋亮觀召神儀明秀足稱佳
曰主上知尊侯無罪行當釋亮觀召神儀明秀足稱佳
童今若轉辭幸父子同濟奚以此妙年苦求湯鑊豫曰
凡鯤鮞螻蟻尚惜其主況在人斯豈願齎粉但父拄深
劾必正刑書故忍殞仆冀延父命豫欲見囚獄掾依法
備加桎梏法度矜之命脫其二械更令著一小者豫弗
聽曰豫求代父死死囚豈可減乎竟不脫械法度以聞
帝乃宥其父丹楊尹王志求其在廷尉故事并諸鄉臣
欲以歲首舉充純孝豫曰異哉王尹何量豫之薄夫父
辱子死斯道固然若豫有靦面目當其此舉則是因父

買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年十七應辟爲本州主簿典監萬年縣攝官朞月風化大行自雍還郢湘州刺史柳恍復召爲主簿後秣陵鄉人裴儉丹楊郡守臧肴揚州中正張文連名薦翻以爲孝行純至明通易老勑付大常旌舉初翻以父陷罪因成悸疾後因發而卒

甄恬字彥納中山無極人也世居江陵數歲喪父哀慼有若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汁和飯飼之恬不肯食年八歲常問其母恨生不識父遂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其形貌則其父也時以爲孝感家貧養母常得珍羞及母亡居喪廬於墓側有鳥玄黃雜色集於廬樹恬哭則鳴哭止則止又有白鳩白雀栖宿其廬州將始興王憺表其行狀詔旌門閭加以爵位恬官至安南行參軍

趙拔亳新城人也兄震動富於財太守樊文義求之不已震動怒曰無厭將及我文茂聞其語聚其族誅之拔亳走免亡命聚黨至社樹呪曰文茂殺拔亳兄今欲報之若事克所樹處更生不克即死三宿三栖生十丈餘人間傳以爲神附者十餘萬既殺文茂轉攻旁邑將至成都十餘日戰敗退保新城求降文茂黎州刺史文熾弟

襄陽人也

韓懷明上黨人也客居荆州十歲母患尸疰每發輒危殆懷明夜於星下稽顙祈禱時寒甚切忽聞香氣空中有人曰童子母須臾即差無勞自苦未曉而母平復鄉里以此異之十五喪父幾至滅性負土成墳賻助無所受免喪與鄉人郭麻俱師南陽劉虬虬嘗一日廢講獨居涕泣懷明竊問虬家人答云是父祖亡日時虬母亦已亡矣懷明聞之即日罷學還家就養虬歎曰韓生無丘吾之恨矣家貧肆力以供甘脆嬉怡膝下朝夕不離母側母年九十以壽終懷明水漿不入口一旬號哭不絕聲有雙白鳩巢其廬上字乳馴狎若家禽焉服釋乃去及除喪蔬食終身衣衾無所改天監初刺史始興王憺表言之州累辟不就卒于家

褚脩吳郡錢唐人也父仲都善周易爲當時之冠天監中歷位五經博士脩少傳父業武陵王紀爲揚州引爲宣惠參軍兼限內記室脩性至孝父喪毀瘠過禮因患冷氣及丁母憂水漿不入口二十三日每號慟輒嘔血遂以毀卒

張景仁廣平人也父天監初爲同縣韋法所殺景仁時年八歲及長志在復讎普通七年遇法於公田渚手斬其首以祭父墓事竟詣郡自縛乞依刑法太守蔡天起上言於州時簡文在鎮乃下教褒美之原其罪下屬長蠲其一户租調以旌孝行又天監中宣城宛陵女子與母同牀眠母爲猛虎所取女啼號隨拏猛虎行數十里獸毛落盡虎乃置其母而去女抱母猶有氣息經時乃絕鄉里言於郡縣太守蕭琮表上詔表門閭又霸城王之姊嫁爲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公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乃截耳置盤中爲誓乃止遂手爲亡壻種樹數百株墓前柏樹忽成連理一年許還復分散女乃爲詩曰墓前一株柏根連復並枝妾心能感木頹城何足奇所住户有燕巢常雙飛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栖乃以縷繫脚爲誡後歲此鷰果復更來猶帶前縷女復爲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雍州刺史西昌侯藻嘉其美節乃起樓於門題曰貞義衛婦之閭又表於臺後有河東劉景昕事母孝謹母常病癖三十餘年一朝而瘳鄉里以爲景昕

誠感荆州刺史湘東王繹辟爲主簿

陶子鏘字海育冊楊秣陵人也父延尚書比部郎兄尚宋末爲倖臣所怨被繫子鏘公私緣訴流血稽顙行路嗟傷逢謝超宗下車相訪回入縣詣建康令勞彥遠曰豈忍見人昆季如此而不留心勞感之兄得釋母終居喪盡禮與范雲隣雲每聞其哭聲必動容改色欲相申薦會雲卒初子鏘母嗜蕈母沒後恒以供奠武帝義師初至此年冬營蕈不得子鏘痛恨慟哭而絶久之乃蘇遂長斷蕈味

景儁字超范陽人也祖典仕魏爲五兵尚書父安樂淮陽太守天監六年常邕和殺安樂以城内附景儁謀復讎因殺魏宿預城主以地南入普通六年邕和爲鄱陽内史景儁購人刺殺之未久重購邕和家人鴆殺其子弟噍類俱盡武帝義之每爲屈法景儁家讎既雪每思報効後除北豫州刺史侵魏所向必摧其智勇時以比馬先珽兼有政績見懷北豫州吏民樹碑紀德卒謚曰忠烈云

李慶緒字孝緒廣漢郪人也父爲人所害慶緒九歲而

孤爲兄所養日夜號泣志在復讎投州將陳顯達仍於
部伍白日手刃其仇自縛歸罪州將義而釋之天監中
爲康乃太守丁母憂去職廬墓于墓側每慟哭嘔血數升
後爲巴郡太守號良吏累遷衛尉封安陸縣侯益州一
二百年無復貴仕慶緒承恩至此便欲西歸尋徙太子
右衛率未拜而卒
謝藺字弁如陳郡陽夏人晉太傅安之八世孫也父經
魏北中郎諮議參軍藺五歲時父未食乳媪欲令先飯
藺終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
事君則藺生之匹因名曰藺稍授以經史過目便能諷
誦孝緒每曰吾家陽元也及丁父憂晝夜號慟毀瘠骨
立母阮氏常自守視譬抑之服闋吏部尚書蕭子顯嘉
其至行擢爲王府法曹行參軍累遷外兵記室參軍時
甘露降士林館藺獻頌武帝嘉之有詔使製北兗州刺
史蕭楷德政碑文奉詔令製宣城王奉述中庸頌後爲
兼散騎常侍使魏會侯景入附境上交兵藺母既慮不
得還感氣而卒及藺還入境夜夢不祥旦便投列馳歸
及至號慟嘔血氣絕久之水漿不入口每哭眼耳口鼻

皆血流經月餘日因夜臨而卒所製詩賦碑頌數十篇行於世子貞亦有至行陳史有傳

度沙彌潁川鄢陵人晉司空冰之六世孫也父佩玉仕宋位長沙内史昇明中坐流放之事誅時沙彌始生及年五歲所生母爲製采服輒不肯服母問其故流涕對曰家門禍酷用是何爲及長終身布衣蔬食爲中軍田曹行參軍嫡母劉氏寢疾晨昏侍側衣不解帶或應針灸輒以身先試及母亡水漿不入口累日初進大麥薄飲經十旬方爲薄粥終喪不食鹽酢冬日不衣綿纊及日不解縗絰不出廬户書夜号慟隣人不忍聞所生廬淚霑爲爛墓在新林忽生旅松百許株枝葉鬱茂有異常松劉好敢甘蔗沙彌遂不食焉宗人都官尚書詠表言其狀應純孝之舉武帝召見嘉之以補歙令還除邵陵王參軍事隨府會稽復丁所生母憂喪還都濟浙江中流遇風舫將覆沒沙彌抱柩號哭俄而風定咸以孝感所致後卒於長城令子持亦有孝行列在陳史

江紑字含絜考城人也父蒨光祿大夫紑性至孝年十三父蒨患眼紑侍疾將朞月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

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說之人莫能解者紹第三叔
祿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
慧眼見眞能度彼岸藩乃因智者啓捨同憂縣界牛屯
里舍爲寺乞賜嘉名勑答云純臣孝子往往感應晉世
顏含遂見冥中送藥又近見智者知卿第二息夢云飲
慧眼水然慧眼則是五眼之一號若欲造寺可以慧眼
爲名及就創造泄故井井水清洌異於常泉取之洗眼
及煑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南康王爲
徐州召爲迎主簿紹性沈靜好莊老玄言尤善佛義不樂
仕進及父卒紹廬于墓側終日號慟不絕聲月餘竟卒
子總自有傳

陳

殷不害字長卿陳郡長平人也祖汪齊豫章王行參軍
父高明梁尚書兵部郎不害性至孝居父憂過禮由是
少知名家世儉約居甚貧窶有弟五人皆幼弱不害事
老母養小弟勤劇無所不至十六夫以篤行稱之年十
七仕梁爲廷尉平長於政事兼飾以儒術名法有輕重
不使者輒上書言之多見納用大同五年兼東宮通事

舍人時朝政多委東宮不害與舍人庾肩吾直日奏事梁武帝嘗謂肩吾曰卿是文學之士更事非卿所長何不便殺不害來邪其見知如此簡文以不害善事親賜其母蔡氏錦裙襦氊席被褥畢備侯景之亂不害從簡文入臺及臺城陷簡文在中書省景帶甲將兵入朝陛見過謁簡文景兵皆羌胡雜種衝突左右侍衛者莫不驚恐辟易唯不害與中庶子徐摛侍側不動及簡文帝為景所幽遣人請不害與居處景許之不害供侍益謹元帝立以不害為中書郎兼廷尉卿因將家屬西上江陵之陷不害失母所在時甚寒冰雪交下凍死者塡滿溝壑不小行哭尋求聲不暫輟遇見死人溝中即投身捧視舉體冰凍僵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始得母屍憑屍而哭每輒氣絕行路皆為涕泣於江陵權殯與工寮庾信俱入長安自是蔬食布衣枯槁骨立見者莫不哀之大建七年自周還陳除司農卿遷晉陵太守在郡感疾詔以光祿大夫徵還養疾後主即位加給事中初不害之還也周留其長子僧首因居關中禎明三年陳亡僧首來迎不害道卒年八十五不害弟不佞字季卿少立名節居父喪以

至孝稱好讀書尤長吏術梁承聖初爲武康令時兵荒
饑饉百姓流移不佞撫循招集襁負至者以千數會江
陵陷而母卒道路隔絶不得奔赴四載之中晝夜號泣
居處飲食常爲居喪之禮武帝受禪除婁令至是第四
兄不齊始於江陵迎喪柩歸葬不佞居處之節如始聞
問若此者又三年身自負土手植松柏每歲時伏臘必
三日不食文帝時兼尚書左丞遷東宮通事舍人及廢
帝嗣位宣帝爲太傅錄尚書輔政甚爲朝望所歸不佞
素以名節自立又受委東宮乃與僕射到仲舉中書舍
人劉師知尚書左丞王暹等謀矯詔出宣帝衆人猶豫
未敢先發不佞乃馳詣相府面宣詔旨令相王還第及
事發仲舉等皆伏誅宣帝雅重不佞特赦之免其官而
已及即位以爲軍師始興王諮議參軍後兼尚書左丞
加通直散騎常侍卒官不佞兄不疑不占不齊並早立
事第二寡嫂張氏甚謹所得奉祿不入私室長子梵童
位尚書金部郎
謝貞字元正陳郡人梁吳散騎常侍藺之子也貞幼聰
敏有至性祖母阮氏先苦風眩每發便一二日不能飲

食貞時年七歲祖母不食貞亦不食往往如此親族奇之母王氏授以孝經論語讀訖便誦八歲嘗爲春日閑居五言詩從舅尚書王筠奇其有佳致謂所親曰此兒方可大成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年十三通五經尤善左氏春秋工草隸蟲篆十四丁父艱號頓於地絕而復蘇者數矣初貞父蘭居阮氏憂不食泣血而卒家人懼貞復然從父洽族兄暠將往華嚴寺請長爪禪師爲貞說法仍謂貞曰孝子既無兄弟須極自愛若毀至滅性誰當養母自後少進饘粥及魏尅江陵入長安暠逃難嘗留貞母出家于宣明寺及武帝受禪[illegible]還鄉里供養貞母將二十年初貞在周嘗侍周武帝愛弟趙王招讀招厚禮之聞甘[illegible]獨處必晝夜涕泣私問知母在鄉乃謂曰寡人若出足藩當遣侍讀還家後數年招果出鎮因辭面奏請放還帝奇招仁愛遣隨聘使杜子暉歸國是歲大建五年也始自周還時始興王叔陵爲揚州刺史引祠部侍郎阮卓爲記室辟貞爲主簿尋遷府錄事參軍領丹楊[illegible]貞知叔陵有異志因與卓自疎每有游宴輒以疾辭嘗參預叔陵雅重之弗之罪

也叔陵疑逆唯貞興于不坐再遷南平王友掌記室
參軍長史汝南周確新除都官尚書請貞爲讓表後主
覽而奇之及問知貞所作因勑舍人施文慶曰謝貞在
王家未有祿秩可賜米百石以憂去職頃之勑起還府
累啓固辭勑不許貞哀毀羸瘠終不能之官時尚書右
丞徐祚左丞沈客卿並候貞見其形體骨立祚等愴然
徐喻之貞因更感慟氣絕良久二人涕泣不能自勝憫
默而出祚謂客卿曰往哉孝門有子客卿曰謝公家傳
至孝士大夫誰不仰止恐不能起如何更部尚書姚察
[illegible]貞友善及貞病篤往省之門以後事[illegible]
乃集將隨灰壤族子凱等粗自成立已有成行之志因
不足仰塵厚德弱兒年甫六歲名靖字依仁情累所不
能忘敢以爲託耳是夜卒後主問察曰謝貞有何親屬
察以靖啓即勑長給之糧初貞之病有遺疏告族子凱
氣絕之後若依僧家葬掩林法是吾所願正恐過爲獨
異可用薄板周身載以露車覆以草席坎山次而埋之
又靖年尚小未閱人事但可三月施小牀設香水盡卿
兄弟相厚之情即除之無益之事勿爲也

司馬嵩字子昇河內溫人也高祖柔之晉侍中以南頓王孫紹晉齊文獻王攸後父子產即梁武帝之外兄也位岳陽太守嵩幼聰慈有至性年十二丁內艱孺慕過禮水漿不入口殆經一旬每號慟必至悶絕父母喻之令進粥然猶毀瘠骨立服闋以姻戚子弟預入問訊梁武帝見之歎息良久字其小字謂其父曰昨見羅兒顏面顦顇使人惻然便是不墜家風為有子矣釋褐太學博士累遷正員郎丁父艱哀毀愈甚廬于墓側日進薄麥粥一升多猛獸嵩結廬數載豺狼絕迹常有兩鳩栖宿廬所馴狎異常承聖中除太子右庶子魏尅江陵隨例入周而梁宗屠滅太子殯瘞失所及周受禪嵩以宮臣乃抗表求還江陵改葬辭甚酸切周朝優詔答之即勑荊州以禮安厝大業八年嵩自周還宣帝特降殊禮歷位通直散騎常侍太中大夫卒有集十卷子延義字希忠以沈敏好學初隨父入關丁母憂居喪過禮及嵩還都延義乃躬負靈櫬晝伏宵行冒履冰雪手足皸瘃至郡遂致攣廢數年乃愈位司徒從事中郎

張昭字德明吳郡吳人也幼有孝性父虞常患消渴嗜鮮魚昭乃身自結網捕魚以供朝夕弟乾字玄明聰敏好學亦有至性及父卒兄弟並不衣綿帛不食鹽酢日唯食一升麥屑粥每一感慟必致嘔血鄰里聞之皆爲涕泣父服未終母陸氏又卒兄弟遂六年哀毀形容骨立家貧未得大葬并遂布衣蔬食十有餘年杜門不出屏絕人事時衡陽王伯信臨郡舉乾孝廉固辭不就兄弟並因毀成疾昭一眼失明乾亦中風苦癖年並未五十終于家子孫俱絕宣帝時有太原王知玄者僑居會稽剡縣居家以孝聞及丁憂哀毀而卒帝嘉之詔改所居清苦里爲孝家里

後魏

趙琰字叔起天水人也父溫字思恭博學有高名爲姚泓天水太守劉裕滅泓遂歿於氐氐王楊難當稱藩太武以溫爲難當府司馬卒于仇池令初苻氏亂琰爲乳母攜奔壽春年十四乃歸孝心色養饌熟之際必親調之皇興中京師儉婢簡要羅之琰遇見切責勑留輕粒嘗送子應冀州娉室從者於路遇得一羊行三十里而

琰知之令送於本處又過路旁主人設羊羹琰訪知盜殺
卒辭不食遣人買粗刃得剩六粗即命送還刃主刃主
高之義而不受琰命委之而去初為兖州司馬轉團城
鎮副將還京為淮南王他府長史時禁制甚嚴不聽越
關葬於舊兆琰積四十以歷年不得葬二親及蒸嘗拜獻
未嘗不嬰慕卒事每於時節不受子孫慶賀年餘耳順
而孝思彌篤慨歲月推移遷窆無冀乃絕鹽菜斷諸餚
味食麥而已年八十卒遷都洛陽子應等乃還鄉葬焉
應弟煦字寶育好音律以善歌聞於世位秦州刺史

長孫慮代人也母因飲酒其父眞呵叱之誤以杖擊傷
即致死眞為縣囚執處以重坐慮列辭尚書云父母忿
爭本無餘惡直以謬誤一朝橫禍今母喪未殯父命旦
夕慮兄弟五人並沖幼慮身居長今年十五有一女弟
尚始四歲更相鞠養不能保全父若就刑交墜溝壑乞
以身代老父命使嬰弱衆孤得蒙存立尚書奏云慮於
父為孝子於弟為仁兄尋情究狀特可矜感孝文帝詔
特恕其父死罪以從遠流
乞伏保高車部人也父居獻文時為散騎常侍領牧曹

尚書賜爵寧國侯以忠謹慎密常在左右出納詔命賜
宮人河南宗氏生伏保宗氏亡後賜以宮人申氏宋太
子左率申坦兄女也歲餘居卒申撫養伏保性嚴酷捶
罵切至而伏保奉事孝謹初無恨色襲父侯爵例降爲
伯稍遷左中郎將每請祿賜在分公私尺丈所用無不
白知出爲善無鎮將申年踰八十伏保手製馬鞭親自
扶接申欣然隨之申亡伏保解官奉喪還洛復爲長兼
南中郎將卒
孫益德樂安人也其母爲人所害益德童幼爲母復仇
還家哭於殯以待勗官孝文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又
不逃罪特免之
董洛生代人也居父喪過禮詔遣秘書中散溫紹伯奉
璽書慰之令自抑割以全孝道又詔其宗親使相喻獎
勿令有滅性之譏
楊引上黨郡襄垣人也三歲喪父爲叔所養母年九十
二終引年七十五哀毀過禮三年服畢恨不識父追服
斬衰食粥麤服誓終身命經十三年哀慕不改爲郡縣
鄉閭三百餘人上狀稱美有司奏宜旌賞復其一門樹

其純孝詔別勑集書標揚引至行又可假以散貧之名
閭元明河東安邑人也少而至孝行著鄉閭太和五年除
北隨郡太守元明以遠離親養興言悲慕母亦慈念泣
淚喪明悲號上訴許歸奉養一見其母母目便開刺史
呂壽恩列狀上聞詔下州郡表爲孝門復其租調兵役令
終母年母亡服終心喪積載每忌日悲慟傍隣昆弟雍和
尊卑諧穆安貧樂道白首同歸又猗氏縣人令狐仕兄
弟四人早喪父泣慕十載奉養其母孝著鄉邑而力田
積粟博施不已又河東郡人楊風等七百五十人列稱業
白甫如兄弟雖少屈兵伍而操尚彌高[illegible]
者恭孝之稱又東郡小黃縣人董旺渾與兄養事親至
孝三世同居閭門吉禮景明初織內大使王凝奏詔表
聞詔從之
吳悉達河東聞喜人也兄弟三人年並幼小父母爲人
所殺四時號慕悲感鄉隣及長報仇避地永安昆弟同
居四十餘載閨門和睦讓逸競勞雖於儉年糊饘不繼
賓客經過必傾所有無守宰殯喪私辦車牛送終葬所
隣人孤貧窘困者莫不解衣輟糧以相賑恤鄉閭五百

餘人詣州稱頌焉剌史以悉達兄弟行義旌鄉里板贈悉
達父勃海太守悉達後欲改葬亡失墳墓推尋弗獲號
哭之聲晝夜不止叫訴神祇忽於悉達足下地陷得父
銘記因遷葬曾祖已下三世九喪傾盡資業不假於人
哀感毀悴有過初喪有司奏聞標閭復役以彰孝義時
有齊州人崔承宗其父於宋世仕漢中母喪因殯彼後
有徐歸魏遂爲隔絕承宗性至孝萬里投險偷路負喪
還京師黃門侍郎孫惠蔚聞之曰吾於斯人見廉范之
情矣於是弔贈盡禮加舊相識

王續生滎陽京縣人也遭繼母憂居喪杖而後起及終
禮制鬢髮盡落有司表聞詔標旌門閭甄其徭役
李顯達潁川陽翟人也父喪水漿不入口七日鬢髮墮
落形體枯悴六年廬於墓側哭不絕聲殆於滅性州牧
高陽王雍以表聞詔表其門閭
會敬滎陽京縣人也喪母晝水漿不入口五日吐血憂不居
憂毀瘠見稱鄉里有司奏聞孝武帝詔標門閭
張昇滎陽京縣人也喪父飲水絕鹽哀慟過度形骸枯
悴骨立而已髮落殆盡盜賊聞鄉里盜賊不侵其境州表

以聞標其門閭

王崇字乾邑陽夏人也兄弟並以孝稱身勤稼穡以養二親仕梁州刺史南府主簿母亡杖而後能起鬢髮墮落未及葬權殯山側崇廬於殯所晝夜哭泣鳩鴿羣至有一小鳥素質黑髀形六於崔栖於崇廬朝夕不去母喪始闋復丁父憂哀毀過禮是年陽夏風雹其所經過之處禽獸暴死苗木摧折至崇田畔風雹便止禾麥十頃無所損落及過崇地風雹如初咸稱至孝所感崇雖服除仍居墓側於其室前生草一根莖葉甚茂人異能識至冬中復有烏鵲來於崇屋乳養三子毛羽成長馴而不驚守令聞之親自臨視州以聞奏標其門閭

郭文恭太原平遥人也仕為太平縣令年踰七十父母喪亡文恭孝慕罔極乃居祖父墓次晨夕拜跪跣足負土培祖父二墓寒暑竭力積年不已見者莫不哀歎尚書聞奏標其門閭

義行

石文德中山蒲陰人也家著義行太平眞君初縣令黄宣在任喪亡宣單貧無朞親文德祖父苗以家財殯葬

持服三年奉養宣妻二十餘載及亡又衰絰斂附率禮無闕自苗逮文德凡刺史守令卒官者皆制服送之五世同居閨門雍睦又梁州上言天水白石縣趙令安孟蘭彊等四世同居行著州里詔並標榜門閭

馬八龍武邑武強人也輕財重義友人武遂縣尹靈哲在軍喪亡八龍聞即奔赴負尸而歸以家財殯葬爲制緦麻撫其孤遺恩如所生州郡表列詔表門閭

文門愛汲郡山陽人也早孤供養伯父母以孝謹聞伯父亡服未終伯母又亡文愛居喪持服六年哀毀骨立鄉人魏仲賢等相與標其孝義

石祖興常山九門人也太守田文彪縣令和眞等喪亡祖興自出家絹二百餘匹營護喪事州郡表列孝文嘉之賜爵二級爲上造後拜密雲令卒吏部尚書李韶奏其節義請加贈謚以勸奸惡詔令如所奏有司謚曰恭

邵洪哲上谷沮陽人也縣令范道榮先自晉城歸款以除縣令道榮鄉人徐孔明妻經公府訟道榮坐黜道榮坐除名羈旅孤貧不能自理洪哲不勝義憤遂代道榮詣

京師明中書[illegible]經歷[illegible]憚劬勞道榮[illegible]得復雪又
[illegible]鎮反亂道榮孫[illegible]無所歸附洪哲兄伯川復率鄉人
來相迎接送達幽州道榮感其誠節訴省申聞詔下州
郡標其里閭
李八傳陵安平人也七世共居同財家有二十二房一
百九十八口長幼濟濟風禮著聞至於作役卑幼競集
鄉里嗟美標其門閭
王閭北海密人也數世同居有百口又泰山劉業興四
世同居魯郡蓋儁六世同居並共財產家門雍睦鄉里
敬異有司申奏皆表門閭

北齊

陸卬字雲駒代人也祖昕之魏安北將軍相州刺史父
子彰中書監家世有傳卬少機悟美風神好學不倦博
覽羣書五經多通大義善屬文甚爲河間邢邵所賞邵
又與子彰交游嘗謂子彰曰吾以鄉老蚌遂出明珠意
欲爲群拜紀可乎由是名譽日高雅爲搢紳所推許起
家員外散騎侍郎歷文襄大將軍主簿中書舍人兼中
書侍郎以奉職兼太子洗馬自梁魏通和歲有交聘卬

每兼官讌接在席賦詩印必先成雖未能盡工以敏速
見美除中書侍郎修國史以父憂去職居喪盡禮哀毀
骨立詔以本官起文襄時鎮鄴嘉其至行親詣門以慰勉
之印母魏上庸公主初封藍田高明婦人也甚有志操印
昆季六人並主所出故邢邵嘗謂人云藍田生玉固不虛
矣主教訓諸子皆以義方雖創巨痛深出於天性然動依
禮度亦母氏之訓焉印兄弟相率廬於墓側負土成墳
朝廷所嗟尚發詔褒揚改其所居里爲孝終里服竟當
襲不忍嗣侯使迄未應受天保初常山王薦印器幹文
宣面授給事黄門侍郎遷吏部郎中上洛王思宗爲清
都尹辟爲邑中正食貝丘縣幹遭母喪哀慕毀悴殆
勝喪遂至沈篤頓伏牀枕又成風疾第五弟搏遇疾臨
終謂其兄弟曰大兄尫病如此性至慈愛搏之死日必
不得使大兄知之號泣聲必不可聞徹致有感動家人
至於祖載方始告之印聞而悲痛一慟便絶年四十八
印自在朝行篤慎周密不說人短不伐己長言論清遠
有人倫鑒裁朝野甚悲惜之贈衛將軍青州刺史謚曰
文所著文章十四卷行於世齊之郊廟諸歌多印所制

子乂字曰襲爵始平侯別有傳

扈

杜叔毗字子弼其先京兆杜陵人也徙居襄陽父漸梁邊城太守叔毗早歲而孤事母以孝聞勵精好學仕梁爲宜豐侯蕭脩府中直兵參軍大統十七年文帝令大將軍達奚武圍脩於南鄭脩令叔毗詣闕請和文帝見而禮之使未及還而脩中直兵曹策參軍劉曉謀以城降時叔毗兄君錫爲脩中記室參軍從子映錄事參軍映弟晰中直兵參軍各領部曲策等忌之懼其不同已遂誣以謀叛擅加害焉及脩降策至長安叔毗朝夕號泣具申寃狀朝廷以事在歸附之前不可追罪叔毗內懷憤惋志在復讎然恐違朝憲坐及其母遂沈吟積時母知其意謂叔毗曰汝兄橫罹禍酷言痛切骨髓若能報之曹策朝死吾以夕沒亦所甘心汝何疑焉叔毗拜受母言遂白日手刃策於京城斷首剖腹解其肢體然後面縛詣就戮文帝嘉其志氣特命舍之遭母憂哀毀骨立殆勝喪服闋晉公護辟爲中外府樂曹參軍累遷陝州後從衛國公南討軍敗爲蠻人所禽陳人將降之

辭色不撓遂被害子廉鄉

荆可河東猗氏人也性質朴容止有異於人能苦身勤力供養其母隨時甘旨終無匱乏母喪水漿不入口三日悲號擗踊絶而復蘇者數四葬母之後廬於墓側晝夜悲哭負土成墳墓側不櫛沐朱食飲水而已可家舊塋域極大榛蕪至深去家十餘里而可獨宿其中與禽獸雜處哀感遠近邑里稱之十八統中可鄉人以可孝行足以勉勵風俗乃上言焉文立中令州縣表異之多服終之後猶苦居喪大冢宰晉公護聞其孝行持引見焉言論時有會於護意護亦奇其孝其母闔沒於蕲境

測梓士每見可自傷父年膝下而重可至性及可卒後護猶思其純孝遂收可妻子於京城常給其衣食

秦族上郡洛川人也祖白父韓並有至性聞於閭里魏太和中板白潁州刺史大統中拔韓鄭城郡守族性至孝事親竭力爲鄉里所稱及其父喪哀毀過禮每一慟哭酸感行路既以母在常抑割哀情以慰其母意四時珍羞未嘗匱乏與弟榮亮復相去愛閨門之中怡怡如也尋而其母又沒哭泣無時唯飲水食菜而已終喪之

後猶蔬食不入房室二十許年鄉里咸歎異之其邑人王逵等七十餘人上其狀有詔表其門閭榮先亦至孝遭父喪哀慕不已遂以毀卒邑里化其孝行文帝嘉之乃下詔褒美其行贈滄州刺史以旌厥異

皇甫遐字永賢河東汾陰人也累世寒微而鄉里稱其和睦遐性純至少喪父事母以孝聞保定末遭母喪乃廬於墓側負土為墳復於墓南作一禪室陰雨則穿窟晴霽則營墓曉夕勤力未嘗暫停積以年歲墳高數丈周迴五十餘步禪窟重臺兩面四而成十有二室中間行道容百人遐食粥枕山櫛風雨形容枯悴家人不識當其營墓之初乃有鵰鳥各一徘徊悲鳴若助哀者經月餘乃去遠近聞其至孝競以米麵遺之遐皆受而不食悉以營佛齋焉郡縣表上其狀有詔旌異之

張元字孝始河北芮城人也祖成假平陽郡守父延儁仕州郡累為功曹主簿並以純至為鄉里所推元性謙謹有孝行微涉經史然精釋典年六歲其祖以其夏中熱欲將元就井浴元固不肯從祖謂其貪戲以杖擊其頭曰汝何為不肯對曰衣以蓋形為覆其褻元不能褻

露其體於白日之下祖異而捨之南隣有二杏樹杏熟多落元園中諸小兒競取而食之元所得者送還其主村陌有狗子爲人所棄者元即收而養之其叔父怒曰何用此爲將欲更棄之對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若天生天殺自然之理今爲人所棄而死非其道也若見而不收養無仁心也是以收而養之叔父感其言遂許焉未幾乃有狗母嚙一死兒置元前而去及元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嘗憂泣晝夜讀經禮佛以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燃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每言天人師乎元爲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見明元求代闇如此經七日其夜夢見一老翁以金鑱療其祖目謂元曰勿憂悲也三日後汝祖必自差元於夢中喜躍遂即驚覺乃遍告家人居三日祖目果明其後祖卧疾再周元恒隨祖所食多少衣冠不解旦夕扶持及祖沒號慟絕而復蘇隨其父水漿不入口三日鄉里咸歎異之縣博士楊軌等二百餘人上其狀有詔表其門閭

隋

田德懋高平人也祖弘周大司空少保襄州總管父仁
恭仕周歷隋位左武衛大將軍弘曾有傳德懋少以孝
友知名開皇初以父軍功賜爵平原郡公授太子千牛
備身丁父艱哀毀骨立廬於墓側負土成墳高祖聞而
嘉之遣員外散騎侍郎元志就弔焉復降璽書存問賜
帛及米下詔表其閭大業初位尚書駕部郎卒官
薛濬字道贇河東汾陰人也父琰周渭南太守濬少孤
養母以孝聞幼好學有至行周大和中襲爵虞城侯位
新豐令開皇中歷尚書虞部考功侍郎高祖聞濬事母
孝以其母老賜輿服几杖四時珍味當世榮之後其母
疾病濬貌甚憂顇親故弗之識暨丁母艱詔鴻臚監護
喪事歸葬夏陽時隆冬極寒濬衰絰徒跣冒犯霜雪自
京及鄉五百餘里足凍墮指創血流離朝野爲之傷痛
州里賵助一無所受尋起令視事上見其毀瘠過甚爲
之改容顧羣臣曰吾見薛濬哀毀不覺悲感傷懷嗟異
久之濬竟不勝喪病且卒其弟謨時爲晉王府兵曹參
軍事在揚州濬遺書與謨曰吾以不造幼丁艱酷窮游
約處憂絕簞瓢晚生且不聞詩禮賴奉先人貽厥之

訓獲稟母氏聖善之規發奮裹糧不憚艱遠從師受業欲罷不能砥行厲心困而彌篤服膺教義爰至長成自釋耒登朝于茲二十三年矣雖官非聞達而祿喜逮親庶保期頤得終色養何圖精誠無感禍酷荐臻兄弟俱被奪情苫廬縻申哀訴是用叩心泣血霣氣摧魂者也既而剖巨釁承不勝荼毒啓手啓足幸及全歸使矣死而有知得從先人於地下矣豈非至願哉但念爾伶俜孤宦遠在邊服顧此恨恨如何可言適已有書冀得與汝面訣忍死待汝已歷一旬汝既未來便成今古緬然永別

爲恨何言勉之哉勉之哉書成而絕高祖爲之屑涕降使齎冊書弔祭濬性清儉死日家無遺財濬初爲童兒時與族中兒戲澗濱見一黃蛇有角及足召羣童共視了無見者以爲不祥歸大憂悴母問之以實對時有胡僧詣宅乞食母以告之僧曰此蛇之吉應且此兒早有名位然壽不過六七耳言終而出忽然不見後終四十二六七之言驗矣子乾福武安郡司倉書佐

王頒字景彥太原祁人也父僧辯梁太尉梁史有傳頒少倜儻有文武幹局其父平侯景留頒質於荆州荆州

陷頒亦入關聞其父爲陳武帝所殺號慟而絕食頃乃蘇哭不絕聲毀瘠骨立至服闋日常布衣蔬食藉藁而卧周明帝嘉之召授左侍上士累遷漢中太守尋拜儀同三司開皇初以平蠻功加開府封蛇丘縣公獻取陳之藁上覽而異之召見言異歔欷上爲之改容及大舉伐陳頒白請行率兵數百人從韓擒虎先鋒夜濟力戰被傷恐不堪復鬬悲感嗚咽夜中睡夢有人授藥比寤而瘡不痛時人以爲孝感及陳滅頒密召父任時士卒得千餘人對之涕泣不止其間壯士或問曰郎君雖恥已雪悲哀不止者將不爲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邪請發其丘壠斷攙焚骨亦可以申孝心矣頒頓顙陳謝額盡出血答曰此自夙心然其爲墳塋甚大恐一宵發掘不及其屍更至明朝事乃彰露必至不濟諸人乃請具鍬鍤於是夜發其陵剖棺見武帝鬚並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頒遂焚骨取灰投水中而飲之既而自縛歸罪於晉王王表其狀高祖曰朕以義平陳王頒所爲亦孝義之道何忍罪之舍而不問有司録其戰功將加柱國賜物五千段頒固辭曰臣緣國威靈得雪怨恥本心徇私非是

爲國所加官賞終不敢當高祖從之拜代州刺史甚有
惠政後轉齊州刺史卒官弟頵見文苑傳

田翼不知何許人也養母以孝聞其後母卧疾歲餘翼
親易燥濕母食則食母不食則不食開皇中母患暴痢
翼謂中毒藥遂親嘗穢惡母終翼一慟而絕妻亦不勝
哀而死鄉人共厚葬之

楊慶字伯悅河間人也祖玄父剛並以至孝知名慶美
容止性辯慧年十六齊國子博士徐遵明見而異之及
長頗涉書記年二十五郡察孝廉以侍養不赴母有疾
不解襟帶者七旬及居母憂哀毀骨立負土成墳齊文
宣表其門閭賜帛及綿粟各有差高祖受禪屢加褒賞
權授儀同三司拔平陽太守卒於家

紐因字孝政河東安邑人也性至孝周武成中父母喪
廬于墓側負土成墳廬前生麻一株高丈許圍之合拱
枝葉鬱茂冬夏恒青有鳥棲上因舉聲哭鳥即悲鳴時
人異之周武帝表其閭擢授甘棠令開皇初卒子士雄
少質直孝友喪父復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其庭前有一
槐樹先甚鬱茂及士雄居喪樹遂枯死服闋還宅死槐

復榮高祖聞之歎其父子全孝下詔褒揚號其居爲累德里

劉仕儁彭城人也性至孝丁母喪絕而復蘇者數矣勺飲不入口者七日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柏虎狼馴擾爲之取食高祖受禪表其門閭

霍普林楚丘人也事親以孝聞躬耕邑養不應州郡辟命鄉里謂爲楚丘先生後父母疾親易燥濕不解衣者十旬大業初父母俱終哀毀殆將滅性廬於墓側負土成墳盛冬不衣繒絮唯著單縗而已家有烏犬隨其在墓若普林哀臨哭犬亦悲號見者嗟異有二鵲巢其廬前柏樹馴狎無所驚懼司隸巡察奏其孝感擢爲孝陽令

李德饒字世文趙郡平棘人魏贈司徒元忠之後也祖徹齊尚書左丞父純開皇中爲介州長史德饒少聰敏好學有至性弱冠爲校書郎仍直內史省參掌文翰轉監察御史糾正不避權貴大業三年遷司隸從事每巡回方理寃枉褒孝悌雖位秩未遍而德行爲當世所重凡與交結皆海內髦彥性至孝父母寢疾輒終日不食十旬不解衣及丁憂水漿不入口十日哀慟嘔血數升

及送葬會仲冬積雪行四十餘里單縗徒跣號踴幾絕會葬者千餘人莫不感之流涕後甘露降於庭樹有鳩巢其廬納言楊達巡省河北詣廬弔慰之因改所居村名曰孝敬村里爲和順里德饒後爲金河縣長末之官屬羣盜蠭起賊帥格謙孫宣雅等十餘頭聚衆於勃海有勑許其歸首謙等懼不敢降以德饒性行有聞遣奏曰若德饒來者即捐率歸首帝遣德饒往勃海慰諸賊至冠氏會他賊攻陷縣城見害德饒弟德侶性重然諾大業末爲離石郡司法書佐太守楊子崇特禮之及唐兵起子崇遇害棄尸城下德侶赴哭哀收瘞之至介休詣唐師請葬子崇見許因贈子崇官令德侶爲使者往離石禮葬之

華秋汲郡臨河人也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傭賃爲養其母患秋容貌毀瘁鬢髮盡改母終遂絕櫛沐髮盡禿落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有人欲助之者秋輒拜而止之大業初調狐皮郡縣大獵有一兎被逐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至廬所畢而免之自爾此兎常宿廬中馴其左右郡縣嘉其孝感具以狀聞降使勞問表其門

閭後羣盜起常往來廬之左右咸相誡曰勿犯孝子鄉
里賴秋全者甚衆
徐孝肅汲郡人也宗族數十家多以憂後相尚唯孝肅
儉約事親以孝聞雖在幼小宗黨間每有爭訟皆至孝
肅所平論理短皆無不引咎而退孝肅早孤不識父及
長問其母父狀因畫工圖其形貌廟置之而定省焉朔
望饗祭養母至孝數十年母老疾孝肅親易燥濕衣
歷歲見者愍焉母終孝肅哀毀蔬飲水盛冬單縗髮麻
立祖父母父母墓皆負土成墳廬于墓所垂二紀被髮徒
跣以終其身弟備德卒其子處默亦廬于墓世稱孝焉

義行

郎方貴淮南人也少有志尚與從父弟雙貴同居開皇
中方貴常於淮水津所寄渡舟人怒之撾方貴臂折至
家雙貴問知之恚恨遂向津毆殺船人津者執送之縣
以方貴爲首當死雙貴從坐當流兄弟爭爲首坐縣司
不能斷送諸州兄弟各引死州不能定二人爭欲赴水
死州以狀聞上聞異之特原其罪表其門廬賜物百段
後爲州主簿

郭世儁字弘文太原文水人也家門雍睦七世同居犬豕同乳烏鵲同巢時人以爲義感之應州縣上其事高祖遣平昌公宇文弼詣其家勞問書侍御史柳彧巡省河北表其門閭漢王諒爲并州總管聞而嘉歎賜其兒二十餘人衣各一襲

友傳第

通志一百六十七

ETD